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四十一年

續遊地獄記

山東濟南教區楊主教准

## 續遊地獄記卷一 目錄

第一回	胡模範講道……………	一
第二回	胡模範講道勸化四十人……………	九
第三回	胡模範舌戰羣儒……………	一四
第四回	衆人賦詩蔣忠臣大鬧酒席……………	三四
第五回	蔣忠臣死後顯於衆人……………	四七
第六回	蔣忠臣死後回家顯於衆人……………	五七
第七回	蔣忠臣大鬧醮棚……………	六三
第八回	張司鐸驅魔淨宅……………	六六
第九回	富家營怪胎受洗變成美麗俊嬰……………	八〇
第十回	富百萬父子重逢……………	九一
第十一回	富百萬夫妻重逢……………	九七
第十二回	富家營模範講道……………	一〇四

續遊地獄記卷一：目錄

二

第十三回	俞孩子	一一四
第十四回	捉拿陳生高	一一七
第十五回	二拿陳生高	一二〇
第十六回	三拿陳生高	一二三
第十七回	四拿陳生高	一二五
第十八回	懸賞格五拿陳生高	一二六
第十九回	陳生高受刑	一二八
第二十回	富公子南牢探親	一三〇
第二十一回	衆紳士進城	一三七
第二十二回	衆紳士上胡家莊	一四〇
第二十三回	主教面見山西巡撫公	一四三
第二十四回	陳生高入教	一四四
第二十五回	華秀英講道	一四八
第二十六回	華秀英關異端	一五四

# 續遊地獄記 卷一

## 第一回 胡模範講道

詞曰

人心本無定

時時能變遷

善人能變惡

惡人能變善

苦海雖無邊

回頭即是岸

若能革前非

即能成聖賢

昔日胡大鬧

今成好模範

留下這本書

世人做樣看

詩詞勾開，書接上回，且說胡大鬧，自見地獄之後，回到世間，



與從前大不相同了，卽痛悔改過，熱心事主，全守十誡，恪遵教規，又做很厲害的補贖，夏天跳在火裏燒着，冬天跳在水裏凍着，臥薪嘗胆，勞心焦思，朝虔夕惕，不遺餘力，家中之人，亦都回頭，恪守教規，熱心事主，從此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全家翕和，竟成了一個聖家了，人見胡大鬧如此，就給他改了名字了，不叫他胡大鬧，就稱他爲胡模範了。就是解說好教友，立好表樣的人呢，這胡模範做很大的補贖，別人勸他說，你何必如此克苦自己，未免太過了，他答應說，你們是沒見地獄，若是你們見了地獄，恐怕比我做補贖更大了，這世上的苦，比地獄的苦，不算苦了，把世上萬苦萬難，比不得地獄絲毫之苦呢。他又想起在地獄內高山上，寫的那張字據，立的那箇大碑，原是許給天主。回到世上痛悔改過，救己靈魂，也要多講

道理救別人的靈魂，他如今要踐前言了，要還前願了，就講開道理了。

胡模範大街以上把話云  
人在世要緊之事惟一件  
人在世也有惡來也有善  
行善的死後升天永享福  
這天堂真是有來真是有  
我親自到了地獄看一遍  
地獄內什麼刑罰也都有  
地獄內受罰之人無其數  
好一似海崖砂土無其數

尊了聲衆位鄉親您聽真  
就是那恭敬天主救靈魂  
到死後天堂地獄兩下分  
做惡的死下地獄苦無濱  
這地獄果真來真果真  
我豈能架空捏造胡弄人  
地獄內罪惡刑罰都相稱  
魔鬼們那個模樣嚇殺人  
好一似魚在水裏亂紛紛

勸衆位速回頭來速改過

快快的恭敬天主要熱心

且說胡模範在那大街一上，勸勉衆人說，人在世上要緊的事惟有一件，就是恭敬天主教已靈魂，人在世有做惡的，有行善的，行善的死後升天受賞，作惡的死後下地獄受罰，這是一定不移之理，這地獄是真有的，是我親眼見的，我豈能哄騙你們麼，那地獄裏什麼刑罰都有。厲害無比，真是眼未見，耳未聽，心裡想不到的，那些魔鬼猙獰怪狀，真是嚇人，那些惡人像貌兇惡，好不怕人，魔鬼多的無數，惡人也是多的無數，比那天上星辰海崖上的砂土更多呢，真是嚇死人也，勸你們衆位，都要痛悔改過，熱心事主，恪守教規，教已靈魂，以免死後地獄永苦呢，這一席話，說的衆人個個伸舌，人人担驚，其中有奉教的，有未進教的，那奉教的聽了此言，人人害怕，冷淡的熱



心了，熱心的更往前進了，那些未進教的，有信的有不信的，還有半信不信的，就又問模範說道，你還看見什麼來，模範說，老兄雅言，聽我道來。

前幾日聖誕瞻禮半夜中

衆教友都去進堂都念經

獨有俺一家人家貪睡覺

惹惱了我那三子胡修靈

回家去連吵帶鬧帶跌脚

你看他吆吆喝喝不住聲

憑着這聖誕瞻禮您不過

您這是要去下那地獄坑

那時間我聽此話心好惱

一陣子氣的我就發了瘋

我就說死後必然無地獄

我未見死人抗枷受苦刑

我問你地獄倒是在那裏

須要的教我老父看分明

倘若是不見地獄我不信

倘若看見了地獄我信承

不料想天主立刻就罰我  
到那時我方睜眼閃目看  
七大門都是高有三十丈  
魔鬼們紛紛攘攘來回跑  
祇小鬼把我拉在門底下  
你看他單三扣來雙三扣  
綁的俺手足麻木不能動  
到如今想起這事真害怕  
衆鄉親您若不信我的話  
衆人們跑將上去看一看  
都說道他的言語真不錯

差魔鬼把我拉到地獄中  
看見了七座大門面前迎  
上下的燒得都是發了紅  
好一似無有王子一窩蜂  
倒背手給俺綁上一根繩  
那一扣若是不緊用腳蹬  
綁的俺渾身上下有多疼  
到如今俺的手腕有傷痕  
看一看我的手腕便分明  
俱都是張口伸舌嚇一驚  
看起來有個地獄是真情

嚇的那衆人都有回頭意  
模範說苦海雖然無邊堰  
這奉教無論老來無論少  
奉了教恭敬一個眞天主  
您衆位倘若聽了我的話  
一席話說的衆人發痛悔  
都說道我們一定要入教  
胡模範一見此事心歡喜  
就說道這件事兒非人力  
明明是仁慈天主顯全能  
且說胡模範對衆人說道，前幾日聖誕瞻禮，我不進堂，我不念  
經，俺兒修靈勸我，我只是不聽，他說不守規矩該下地獄，我聽這

話，就生開氣了，我就賭氣說，沒有地獄，若不教我看見，我是不信的，果然天主嚴罰來到，打發兩個小鬼把我拉到地獄中去了，把我綁在大門底下，綁的我手足疼痛，渾身發麻，動彈不動，到如今還有傷痕咧，您不信，您看看我的手腕子，衆人往前觀看，果見他那手脖子上網上兩道溝，深有半寸，幾幾乎露出骨頭來，衆皆失色，無不駭然，起頭那些半信半疑的，至此也不疑惑了，都說道，果然是有地獄了，現在有憑據了，我們願意入教，到底入教是怎麼樣入法呢，模範說，不難不難，就領他們見了本堂神父，神父很喜歡，就給他們記上名字了，共有三十名呢，神父就給了他們十端經，囑咐他們學習，神父又同模範說。你好好講道理罷，天主降福你，模範說。聽命聽命，我已發了願了，還能不還願麼，此時天色已晚，過午六句鐘了，衆人

給神父鞠了一躬，又與模範使了一禮，各自散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回 胡模範講道勸化四十人

詞曰

物有本末

事有終始

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

且說胡模範天天在大街上講道理，那些來聽的，也日多一日，他就開口說道，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教門雖多，只有一真，現如今教門多的很咧，如佛教，道教，回教，無極道，一柱香，白蓮教，真是三教九流，數不清的，以致迷了後人的眼，不知信奉那家的是，殊不知這些教門，俱不是真的，真的教門，就是天主教，天主教以外，別沒

有真教門了，欲知教的真假，但看他所敬的神是什麼，若是他敬的神是假的，他們的教門就是假的，若是他敬的神是真的，他的教門也是真的，別的教門敬的神，都是已亡的古人，並非真神，所以他們的教，也是假的，惟獨天主教，恭敬造天地萬物的真主，就是天主，俗稱天老爺，這天老爺是真神，這是人所共知的，從此可見，天主教是真教了，未有天地之先，先有一個天主，天主是無始無終是自有的，他是全能全知全善的，爲發顯他的光榮，六天的工夫造成了天地萬物，第一天造了光明，第二天造了空氣，第三天造了江海河漢，樹木百草，第四天造了日月星辰，第五天造了魚鱉蝦蟹，各樣飛禽，第六天造了各樣走獸，末了造了人，這就是天地萬物的來歷，世人的根原，天主不但造了萬物造了人，又命天上颺風下雨，地上生長五穀百

菓，養育世上的人，人所吃的穿的用的，無非都是天主給的，天主真是造生我們，養育我們的大恩主了，真是我們的大父母了，這樣的大恩主大父母，我們應該敬他愛他，報答他的恩典才是，若是不恭敬他，那算忘恩負義了，恐怕有人說，我們雖然不奉天主教，不恭敬天主，到底我們信佛教道教，恭敬佛老，還不行麼，我答應說，一定不行，這是走岔路了，比方一個爲人子的，不孝順自己的父母，把父母撇了，去孝敬那些行路的人，那算真孝麼，一定不是真孝，把自己的父母撇了，真是忤逆不孝，去孝敬別人，那算是走錯道了。如今天老爺就是我們恭敬的天主，是天地萬物的根源，是世人的大父母，可惜世人把他撇了不恭敬他，去敬那些土木偶像，已亡的古人，這不是忤逆不孝麼，這不是走了岔路麼，真正可惜，真正可嘆。

世人不睜眼

真假他不分

不敬真天主

却去敬古人

背源棄了本

負義又辜恩

這個不算孝

算是沒良心

說的是世人不明目眈眈  
憑着你自己雙親你不敬  
你縱然磕些頭來下些跪  
拿着那外邊之人當父母  
有誰人說你是個好孝子  
現如今世上人兒迷了眼  
枉費了又上山來又上廟

好一似瞎子行走扶着牆  
拿着那行路之人當爹娘  
終究是你不算個好兒郎  
枉費了你這一片好心腸  
都罵你辜恩負義喪天良  
拿着些已亡古人把神當  
枉費了又燒紙來又燒香



可惜你費些心來出些力

可惜你不住腳的瞎胡忙

撇棄了天主眞神你不敬

眞算是辜恩忘本喪天良

這就是兩眼不明走錯路

到死後去下地獄苦無疆

這是說的天主是天地萬物眞主，天地萬物的根源，世人的大父母，人都不恭敬他，把他撇了，去敬那些已亡的古人，這不是棄恩忘本，沒良心麼，須知道天主造了萬物，也掌管天地萬物，人之生死禍福，富貴貧賤，亨通鈍塞，都在天主手中，都由天主作主，人在世上敬他，死後他就賞他升天享福。誰若不恭敬他，死後他就罰他下地獄受苦，這是一定之理，是不可疑感的，前幾日我曾遊過地獄，才回來不幾天呢，地獄的光景，我是知道的，魔鬼把我綁在大門底下，又把我在木籠裏，鉄索拴着脖子，差一點沒閉死，差一點沒吊死，幸虧

俺兒小三兒，苦求護守天神，才把我救出來，到如今我脖項上還有傷痕呢，那疤拉還沒退呢，衆人無不驚訝，都說天主是眞神，都說眞是有地獄，都願意入教了，當時入教的有四十名，此時天已正午，大衆各自散去，模範去見神父。將名字交上，神父甚喜，正在談話之際，忽聽外邊有人大聲喊道，模範先生在那裏。模範回頭一看。不覺吃一大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回 胡模範舌戰羣儒

詞曰

禹聞善言則拜

子路聞過則喜

綠竹稱爲君子

所謂謙虛受益

詩詞勾開，書接上回，且說胡模範天天講道。入道的甚多，這個

信息傳將出去，閃動了四外鄰村。都來聽他的道理，昨天正午模範正與神父談話，忽然外邊有人大聲喊道，模範先生在那裏呢。模範回頭一看。並不認識，那人手擎一個明片，走向前來，遞於模範說道。你是模範麼。模範說正是。那人遂使了一禮說道，我家主打發來給先生請安。並言明天我家主伴同幾個同學，還來給先生請安呢。模範說。豈敢。看了看那片子上，寫的是張文遠拜，這就知道是熟識人了，明公您說，這是什麼人呢，原來這張文遠是張家莊人氏，相距胡家莊八里地。自幼與模範同學攻書，也是同科進的秀才，素知胡大鬧吸大烟賭錢浪蕩脾氣，今聞他忽然歸正，換了名字，叫什麼模範。又聞他講道訓人，甚是怪異，故特前來拜訪，察看虛實，這是先來使人通信呢，模範說很好很好，明天我恭候大駕呢。那人辭去，神父就叫人打掃客

廳，拾掇的乾乾淨淨，預備接客，一宿無話，到了明日，已牌時候，果然來了，共有八位，俱是衣帽整齊，秀雅文明，不用說都是先生了，頭裏走的是張文遠，模範即迎將上去，開言說道，吾兄可好，什麼風吹到這裏來呢，張文遠說道，特來拜望足下，談話開心呢，模範說。豈敢豈敢，即將衆人讓進客廳，依次坐下，張文遠說道。我們兩個是久交，不必客氣了，惟有新來的這幾位，大約你不認識，我就給你介紹介紹。遂指道，這一位是張士傑，那一位是王廷楷，這一位是李文成。那一位是趙明星，這一位是蔣忠臣。那一位是沈同三，這一位是韓荊州，那一位是楊桂清，模範遂起來。向衆位一揖，衆人也還一禮，遂又坐下，即說道，今蒙大衆光臨，三生有幸了，衆人說，豈敢豈敢，我們是陪着張大哥前來拜望足下了，模範說，好說好說，遂

獻上茶來，吃過三杯，張文遠抬頭觀看，見正面上，懸掛一張全能像，手托輿球，上有日月星辰羅列，兩邊掛着一付對聯，上寫着，敬眞神可望眞福，奉聖教始沾聖恩，遂說道，近聞吾弟日日講道，叫人恭敬眞神，此意誠美，但神道幽冥，難以推測，古來帝王御世，如堯舜，如文武，如周公，如呂望，不過修身齊家，化導百姓，未聞有以神道設教者，且孔子弟子三千，大賢七十二，亦只講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禮樂射御書數，及治君澤民之道耳，亦未聞以神道設教也，故夫子不言者，怪力亂神也，吾弟豈未之聞乎，吾弟既讀孔聖之書，當遵孔聖云道，今乃以神道勸人，日施宣講，嘵嘵不休，是何與前聖反背也，豈非南轅而北轍乎，是愚兄所不解也，愚直之言，幸勿見怪，模範聽了。暗自說道，張文遠是個有名的秀才，若不難倒他，何以能說

得別人呢，遂說道，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夫文武之道，未嘗不以神道設教也，吾兄自不察耳，大雅篇曰，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者即天主也，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即是說，人得罪了天主，禱告別的，是不中用的，夫以文王之賢，孔子之聖，猶知恭敬天主，豈其凡夫俗子，不更該恭敬天主麼，小弟不才，恭敬天主，是與先聖之道符合也，捫心自問，絕無叨愧，吾兄八歲入塾。十五入泮，才儲北斗，文章名世，高則高矣，惜乎不敬真神，不認天主，但工於翰墨，善於詩賦，惟功名是視，先聖之弟子，果如是乎，此所謂食皮吐核，棄本逐末者也，如此讀書，雖破書萬卷，亦何取哉，吾兄不自責，反來責人耶，請細思之，於心安乎，這一席話，把張文遠說的，滿面羞慚，無詞可答。（先戰勝了一個）

人曰。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忽一也，無徵則不信，不信則民不從矣，夫以孔子之聖，尚不敢傳無證無憑之事，恐誣後世也，今天主雖稱眞神，但人目未覩，無形可證，是猶杞宋之殘編，不足取信於人也，子奈何嘖嘖不休，以此訓勸世人也，豈子之智，大於孔子乎，模範一看，是張士傑，此人也是文生，與張文遠是同姓兄弟，遂答道，孔子生而知之者也，吾等豈敢與孔子相比，但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彼時耶穌尙未降生，未來親自訓人，故孔子所知，猶有不全，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就是這個緣故呢，當耶穌降世以後，親自訓人，而後人得受福音，始知聖道之眞，眞神之妙也，天主是眞神，是無形無像的，人眼看不見他，耳朵聽不着他，手摸不着他，故稱爲純神，雖然看不見他，聽不見他，摸

不着他，到底他是一定有的，儒書上亦記載的明白，足下是未用心查考呢，大雅篇曰，上天之宰，無聲無臭，即是說上天之主宰，是無聲無音，無形無像，人眼看不見他，聽不見他呢，又中庸上說，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這明明是說有一個人眼看不見，耳聞不見的眞神，君子人無論在那裏，常是恐懼怕他，故此戒慎自己，不敢放肆，不敢做非禮之事，儒書上載的如此明白，足下反說，天主是無形可證，不足取信，吾不知足下是讀的什麼書，無乃囫圇吞棗，食壳去核乎，這一席話，又把張士傑說的無言對答，底頭不語。（又戰勝了一個）忽又有一人問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天地萬物之本末，先生能知之乎，模範視之，乃王廷楷也，亦是文生，乃答曰，善哉問，吾雖不知細詳，但能略而言之。王廷楷冷笑曰，天之



高也，星辰之遠也，地之厚也，海之深也，山川之多而且大也，天下之廣也，人民之衆也，飛禽走獸魚鱉水族之無算也，草木花卉之種類莫計也，以及珍珠碼瑙珊瑚翡翠銅鉛錫鉄金銀寶物，綜綜林林，莫能億計，先生言能知之，不亦迂乎，模範答曰，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過總歸五種而已，天神魔鬼一也，人二也，禽獸三也，草木四也，金與水火土五也，此五種受造之物，皆是從天主來的，未有天地之先，先有一個天主，天主造了一個混沌那混沌輕清者上升爲天，重濁者爲地，造空氣，造光明，造日月星辰，造山川河海，樹木森林，草木百菓，造禽獸，又造人，六日之間，一切造完，是天地萬物神人，皆是天主所造，皆是從天主來的，天主是萬物的根源，萬物之本也，萬物之始也，萬物是爲發顯天主的光榮，爲世人享用也，這是萬物的

終向，人是爲恭敬天主，死後見天主，這是人的終向，小弟不敏，粗知大略，尙有萬民四末之說，不知那四末是何講解，請足下爲我言之，王廷楷仰首蹙眉，俄而言曰，不知，模範曰，所謂四末者，即死候審判、天堂、地獄、是也。人必有一死。一末也，死後見天主受審判，有功者受賞，有罪者受罰。二末也，善者升天堂，享福。三末也，惡者下地獄受苦。四末也，以上綜論，即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也，這一篇言語，說的王廷楷，閉口無言，低頭不語。（又戰勝了一個）忽又一人曰。天主雖然是眞神，天主教雖然是好，但有一件短處。模範一看，是李文成，也是一個文生，模範說，請問短處在那裡呢，李文成說，奉教人不燒紙不燒香，把父母忘了，算是不孝，這不是一件大短處麼，模範曰。非也，孔子講究孝道有四條，事父母幾諫一也，

父母在不遠遊二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三也，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四也，這四條算是孝，並沒說燒紙燒香爲孝呢，孟子論不孝有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並沒說不燒紙爲不孝也，且紙的來由，是從東漢起頭，就是那時候有一人名叫蔡倫，他起頭造了紙，後來才有了紙，漢朝以前，並沒有紙呢，既無紙必不燒紙，雖不燒紙，却出了些聖賢聖王忠臣孝子，書曰。舜其大孝也與，又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請問那時候可有紙麼，雖然無紙，可出了些聖人，可見孝與不孝，不在乎燒紙呢，漢朝以後，雖然有了紙，却出了些昏君，奸臣賊子，世道大壞了，比不得上古時候

了，可見人好不好，不在乎燒紙，孝不孝，亦不在乎燒紙呢，什麼是眞孝呢，就是父母活着的時候，聽說聽道，不教父母生氣，給父母吃穿，不教父母受凍受餓，想法兒教父母喜歡，這才是眞孝呢，有等人打爹罵娘，有了好東西，先給老婆孩子吃，捨不得給父母吃，既至父母死了以後，才去燒紙燒香，這算孝順麼，這一定不算孝順，俗話說，在家敬父母，強的遠燒香，這句話說的不錯，就是父母活着的時候，聽父母說，敬愛他，孝順他，有好東西先給他們吃，不教他們生氣，不教他們憂愁，這才是眞孝呢，豈在燒紙麼；這一席話，說的李文成，不能對答，閉口無言。（又戰勝了一個）又有一人抗聲曰。天主教，人都說是洋教，是從外國來的，故此教人難以信從，模範視之，乃是趙明星，是個童生，模範答曰。教之好歹，教之真假，不在乎遠近

也，昔孔子生於魯，曾傳教於陳蔡齊楚之間，信從者甚多，弟子三千人，大賢七十二，豈曰魯國之教，不可信從麼，非也，沒有說這樣話的罷，你要入教，當查考教的真假，若是假的，雖是本國之教，亦不可信從，若是真的，雖是外國傳來的，也該當信從，所謂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也，豈在遠近麼，且是中國所用的軍裝器械，機器貨物，多半是從外國買來的，如火車、火船、火鎗、火炮、火藥子彈、飛艇飛機、千里眼、取火鏡、自鳴鐘、大小錶、洋布洋線、洋鞋洋襪、牛奶魚盒、洋糖餅乾、等等物件，中國人都喜歡買，喜歡用，因為這些東西是好的，所以才喜歡買，喜歡用呢，沒有人說，這些東西雖然是好的，到底是從外國來的，我不喜歡買，也不喜歡用，沒有這樣人罷，至少我沒聽的說，如今天主教是真教，是外國傳來

的，爲什麼中國人倒不喜歡信從呢，倒不喜歡入天主教呢，這是什麼緣故呢，咳，我知道了，是因爲沒有道德心，沒有求道的心，所以只喜歡那些好東西好貨物，不喜歡那真道德，真教門兒呢，這就是逢着寶貝使脚蹠了，豈不可惜呢，這一篇言語，說的趙明星，抓耳撓腮，無言對答。（又戰勝了一個）忽有一人厲聲而言曰，天主教是洋詭子傳過來的，奉天主教的都是二詭子，我們都是漢人，豈可隨詭子教麼，模範一看，是蔣忠臣，此人是個廩生，六十多歲，頰下一部花鬚鬚，平日吸大菸賭錢，脾氣古怪，言論無次，故此人家都不用他，也不能教書，今日座間，又使這樣的性子呢，模範聽了，啞然而笑曰。吾以爲老先生，必有高論，豈期出此鄙言，昔宋朝時，有個蔣門神，霸占快活林，被武松打了一頓，先生莫非是他的後人麼，不然何家姓與性情

如此相合也，且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蓋非常者，故非常人所可擬也，昔庖氏作八卦，軒轅作指南，孔明亦作木牛流馬，此數人者，皆非常人也，皆偉人也，民到於今稱之，現今的火船火車飛機飛電燈電線，以及各種軍械機器，精而又精，直駕乎伏羲黃帝孔明之上，此皆洋人創作，其爲非常人也，爲偉人也，亦可知矣，先生言洋人爲詭子，亦知詭之一字，作何解乎，詭者欺詐而無信也，論詭詐，還是中國人，論信寔，還推外國人，外國之貨物，言不二價，貨真價實，老幼不欺，此皆人所共知，足見其信實也，而中國人則不然，賣糧食攪糠使水，賣豬肉使水，賣火油攪水，賣酒攪水，賣洋火的匣內，攪上有桿無頭的，賣布的不穀尺寸，賣青菜瓜菓桃李的，不穀稱，短分量，賣鹽的攪上土，賣麵攪上滑石粉土，開藥舖的拿假藥頂替，無論

那道，那行，沒有沒私弊的，逐類而思，不一而足，那在上的扣留公款，多次數個月不開項，使在下的敢怒而不敢言，如此看來，中國人欺詐的很了，彼此的欺哄，彼此胡弄，彼此驅騙，彼此搗鬼，上上下下，都是耍鬼，都是一些小鬼了，這樣的人，願意做洋詭子，還不彀材料呢，願意當二詭子，也不彀程度，人家還不收他呢，只可當小鬼罷了，只可上土地廟裏去，當差罷了，這一席話，說的蔣忠臣，滿面飛紅，無詞可答，只得低頭無語，心懷忿悶而已。（又戰勝了一個）

忽有一人問道，儒教人也恭敬天主，就是過年時，紮天地棚子，這樣還不彀麼，何必該入天主教呢，模範一看，是沈同三，是個童生，模範答應道，欲做良民，當守國家的法律，若不守法律，就不算良民，國家就不喜歡呢，還要治你的罪咧，世人要恭敬天主，當守天主的法



律，若不守天主的律法，就不算恭敬天主，天主不喜歡，還要罰他咧，當初天主在西乃山上，把十條誡命給了梅瑟聖人傳於後世，惟天主教內有這十條誡，別的教門沒有，所以別的教門，無論行什麼禮節，不算恭敬天主，因為是他們遂便，不是天主定的，惟獨是天主教內這十條誡，是天主親自定的，守這十條誡，才算真正恭敬天主呢，沈同三說，敢問那十誡是什麼，模範說，就是一欽崇一天主萬有之上，二勿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三守瞻禮之日，四孝敬父母，五勿殺人，六勿行邪淫，七勿偷盜，八勿妄証，九勿願他人妻，十勿貪他人財物，人若守這十誡，才算真恭敬天主呢，才能救靈魂，死後升天堂享永福呢，不守十誡，死後不但不能上天享福，還該下地獄受苦呢，沈同三聽了這篇言語，口服心服，低頭無語了。（又戰勝了一個）

此時韓荊州接言而問曰。先生高論，吾亦領教了，但不知這靈魂作何解說，怎麼儒書上未記載呢，模範哈哈而笑曰，儒書何嘗沒記載呢，記載數處了，先生未曾加查耳，中庸上說，天命之謂性，這個性是個靈性，即是人的靈魂，天命之謂性，就是說，天主賦給人一個靈魂，當初開世界的時候，天主造了個泥人，又賦給他一個靈魂，那個泥人才活了，成了個活人，這個人叫亞當，又造了一個女人，叫厄娃，教他二人配成夫婦，傳生人類，這就是人類的元祖，我們都是他的後代，人的靈魂是不死不滅的，是永遠常在的，人死後肉身歸土，靈魂去見天主，有功的升天享福，有罪的下地獄受苦，都由天主安排，這就是人的結局呢，人是從天主來的，死後還歸於天主，由天主安排，這就是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呢，韓荊州聽了這篇言語，亦只得稱善，

亦低頭無言。（又戰勝了一個）

此時還有一個人，名叫楊桂清，是個飽學，也接言而問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作善即能受賞，何必定入天主教呢，模範答曰。這受賞有兩樣，一是今世之賞，就是富貴榮華，一是死後之賞，就是升天享福，人不入天主教，雖然行善，不過受今世之賞，決不能受死後之賞呢，當初原祖亞當在地堂內，不聽天主的命，吃了命菓，因此有罪，被天主逐出地堂，來此苦世受苦，這個罪叫原罪，這原罪傳染他的後代子孫，世人都是他的後代，都有此罪，有此罪即不能升天堂，必須入天主教，受洗以滅此罪，使靈魂潔淨，才能升天享福呢，不入天主教，不得領洗，此罪是滅不了的，是不能升天堂的，故此說，不入天主教，雖然行善，只可今世受賞，死後是決不能受賞

的，楊桂清又說，天下萬民無數，善惡難處，天主焉能監視的清楚，何能一一賞當其功，罰稱其罪呢，模範答曰。湛湛青天不可欺，未從舉意神先知，這句俗話是不錯的，又說天網恢恢疎而不漏，這是說的，天主賞善人，罰惡人，都是極公平的，一點兒也不能遺漏的，楊桂清曰，人的善惡，天主怎麼能知道呢，他真見了麼，天主有眼麼，模範說天主有眼，楊桂清曰，何以見得，模範曰書曰天視自我民視，無眼怎能視呢，楊桂清曰，天主有耳朶麼，模範說有，楊桂清說，何以見得，模範曰，書曰，天聽自我民聽，無耳何能聽呢。又問曰，天主有姓名否，答曰有，問曰。什麼姓名，答曰。是自有的，這是天主親自說的，當初在西乃山，天主打發梅瑟聖人，往厄日多國去，救義拉爾人，梅瑟說，若是我見了他們，他們問我說，誰打發我去的，我

待怎麼樣答應他們呢，天主說，你就說是那個自有的，打發你去的，這樣他們就信你的話了，天主是自有的，是天主說的，是不能錯的，當初未有天地之先，先有一個天主，天主是無始無終的，是自有的，天主爲發顯自己的光榮，六日的工夫，造了天地萬物，不用材料，不用勞苦，一命即成，所以天地萬物，是天主造的，是從天主來的，天主是萬物的根源，萬物的起頭，譬如這數目，一而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萬從千來，千從百來，百從十來，十從一來，一以上沒有別的了，一字是個起頭，天主就譬如這個一字，從這個一字上，才有了天地萬物，所以天主是天地萬物的真主，是天地之主宰，是獨一無二的真神，人該恭敬他，故此天主教爲真教，因爲天主教，恭敬真神，其餘別的道門，都不是真教，因爲他們不恭敬真神，就是不恭敬

天主，他們拿着古人當神，那不是大錯了麼，先生才學不凡，深明天文地理，當初天主用六天的工夫，造了天地萬物。第一天造了什麼呢。第二天第三天，造了什麼呢。第四天第五第六天，造了什麼呢。請先生爲我言之，說的楊桂清目瞪口呆，不能回答。（又戰勝了一個）此時模範聲音清朗，侃侃而談，滔滔不絕，衆人皆驚，忽聞鐘聲噹噹，响了三下，已交午時了，忽從外來了一人說道，請衆位先生們用飯，衆人這才住了，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四回 衆人賦詩蔣忠臣大鬧酒席

詞曰

呦呦鹿鳴

食野之蒿

我有嘉賓

今日來到

吹笙吹簫

實心以交

人之好我 示我真道

詩詞勾開。書接上回，且說胡模範正在侃侃而談，滔滔不絕的時候，忽聞鐘聲三下，從外邊進來一人說道，天已午牌時了，請先生們用飯罷，衆人這才住了，遂送上飯來，但見八大盤，八大碗，俱是大肉大魚，山珍海錯，又有十二個碟子，俱是點心水菓，甚是鮮明，遂就依次落座，磕起酒來了，酒過三巡，菜上五道，張文遠說道，我們今天來拜訪閣下，實指望接着回去，不想又教吾弟費心，擺這樣的大席，真教我心中不安了，模範說，大哥這是那裡話來，我們輕易不在一齊，今日這個聚會，我兄弟倒很高興了，遂起來與衆人斟酒，張文遠又磕了三杯，覺着那酒香可口，又飲了一杯，遂高了興了，就說道，席間無以爲樂，我們作詩作歌罷，衆人說，好好，但是怎麼作

法，張文遠道，五字爲句，內中帶一春字，或現成的，或自作的，均無不可，衆人說，領命了，模範說，大哥你先說罷，張文遠遂說道，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這是春字打頭了，又該張士傑說了，張士傑說道，洛陽訪才子，江陵作流人，聞說梅花早，何如此地春，這是春字落腳了，王廷楷也說道，映門淮水綠，留騎主人心，明月隨良掾，春潮夜夜深，這是春字打腰了，王廷楷向李文成說道，李先生又該你說了，李文成說道，我這還沒的說呢，請胡先生先說罷，胡模範說道，我也是荒疏了，也沒的說呢，李文成道，先生不必作謙了，賓不壓主，你先說罷，你說了我再說呢，模範說道，既有尊命，我就謫上幾句，說的不好，您大夥可不要見笑，遂說道，羣芳尙無信，梅花早迎春，惟有天主教，乃是真道門，



衆人說，好好，模範又說，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教門雖多，只有一眞，如今的教門很多，如佛教、道教、回教、耶教、無極道、白蓮教、密密教、一柱香、磕頭教、摸擦教，等等不一，多的很了，但這些教，都不是眞的，惟有天主教，才是眞的，因爲天主教，恭敬天主，天主是造天地造神人，造萬物的眞主宰，這才是那眞神呢，這天主。俗稱就是天老爺，誰能說天老爺不是眞神呢，既然是天主教。恭敬眞神，所以天主教。是眞教了，世上的人，都是天主造的，都是從天主來的，詩經上說，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孔子也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這是明明的說，人是天主生的，天主造的，是從天主來的，既是從天主來的，人就該恭敬天主，報答天主造生之恩，才是呢，若不恭敬天主，不報天主的恩，那不算忘本麼，且是人的生

死禍福，都在天主手內，都由天主掌管，教人生人就生，教人死人就死，教人富人就富，教人窮人就窮，這就是俗話說的，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呢，全由天主掌管呢，詩云。昊天不傭，降此鞠誨，昊天不惠，降此大戾，這不是說的，天主罰人麼，加災難於人麼，天主能罰人，也能賞人，既然是這樣，爲什麼不恭敬天主呢，爲什麼不求天主加福呢，爲什麼不求天主免禍呢，有了患難，爲什麼不禱告天主呢，你禱告天主，天主自然能救你，你若不禱告天主，你去禱告別的，那都是無用的，你沒聽孔子說麼，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你還不明白麼，這一篇話，說的衆人口服心服，各各稱讚，惟有蔣忠臣低頭不語，一言不發，明公您說，這是爲何，因爲頭午盤道時，他說外國人是洋詭子，奉教的是二詭子，模範就說他是蔣門神之後，中國人是些

小鬼，他聽了心中不服，至今他心裏還是不平呢，豈知他是自取，因為他不罵人，人還罵他麼，他自己不省悟，不認錯，還懷恨別人呢，所以他如今蹙皺眉尖，低頭不語呢，王廷楷，向李文成說，這可該着你了，李文成說，領命了，但是這個春字，你們都說了，如今我再說這個夏字罷，詩中都要帶一夏字，衆人說好，李文成遂說道，夏日似火燒，田苗半枯焦，農夫出大汗，公子把扇搖，衆人說，好，趙明星接着說道，夏日大雨霖，暴風又揚塵，馬尾千條線，荷花萬點金，衆人也道，好。這又該着蔣忠臣說了，豈知他緊蹙眉尖，一言不發，衆人說，蔣先生爲什麼不說，他只是搖頭，衆人問了三遍，他說，我這還肚子疼咧，叫沈先生說罷，沈同三說道，夏天洗洗澡，西瓜吃個飽，別的都好說，只怕臭虫咬，衆人皆大笑，皆拍掌喝采，沈同三

說，韓先生你再說罷，韓荊州說，請胡先生再說罷，模範也不作謙，遂說道，夏雲如白衣，斯須成蒼龍，世事皆有變，死後一場空，衆人道，好。模範又說，人生七十古來稀，人這一輩子，如白駒過隙，眨眼即過，真如天上的雲彩一般，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呢，秦皇。劉邦。劉秀。劉備。劉裕。楊堅。李世民。此皆馬上的皇帝，英明之君也，而今安在哉，蕭荷。曹參。周勃。霍光。李膺。孔明。此皆古今來賢相也，而今安在哉，徐庶。龐統。周瑜。司馬懿。郭嘉。程昱。荀彧。賈詡。此皆智謀之士，料事如神者也，而今安在哉，衣相。左丘明。魏相。李斯。司馬遷。楊雄。班固。馬融。鄭玄。蔡邕。此皆文章名世，出類拔萃之才也，而今亦安在哉，豈非如天上白雲，變態百出，倏忽即滅者也，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

客，人生若夢，爲歡幾何，大禹愛惜寸陰，誠有以也，大禹又曰。生寄也，死歸也，蓋言人生在世，如下店一般，死後升天堂，才是本家呢，升了天堂，永遠享福，天堂之福，是永遠無盡的，永不變遷，雖萬萬年之後，亦是如起頭一般，常常新鮮，常常喜歡，那才是永久的真福呢，那才是人的本家呢，衆人聽了這篇言語，個個稱讚，個個佩服，惟有那蔣忠臣低頭無語，還是一言不發呢，模範說，我們再噓酒罷，遂起身與衆人斟酒，酒又過三巡，沈同三說，韓先生這可輪着你了，韓荊州說，春景夏景你們都說了，如今再說秋景罷，衆人道好，韓荊州遂說道，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雁羣，朝來入庭樹，孤客最先聞，楊桂清說道，懷君屬秋夜，散步咏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眠，衆人說。蔣先生你快說罷，你還沒說一次咧，他仍然是一語不

發，張文遠說，你不說，我替你罷，遂說道，秋日五湖遊，烟波處處愁，浮沉千古事，誰與問東流，衆人道，好。又請模範再說，模範說，春耕夏耘耨，秋收入囤倉，勤人得飽飯，遊民飢鳴腸，衆人亦道好，模範說，春天耕種，夏天鋤地，秋天收割，冬天吃飽飯呢，若是不耕不種，不鋤地，不拔草，秋天不得收割，冬天得忍餓呢，人生世上，好比是春天夏天，該當種德行，種善功，拔去毛病的惡草，到死時如到秋天一般，才能見天主受賞呢，若是不行善不立功，不克治毛病，到死後兩手攢空拳，有何臉面見天主呢，是不能受賞的，還該受罰呢，人生如白駒過隙，光陰是短促的，不過頃刻耳，這永遠的大事，又關係在這一頃刻。此一頃刻用的好了，即得天堂，永遠享福，用得不好，即下地獄，永遠受苦，可不小心麼，可不害怕麼，衆人聽

了這篇言語，都稱讚都說好，模範說。酒又冷了，再換熱的來，傍邊獻上熱酒，衆人又嗑了三杯，模範說。春夏秋三季，我們都說了，還有一個冬天呢，咱們再說冬天罷，衆人說，好，模範說，張老兄你先說罷，張文遠說，我說過兩次了，再叫張第二的說罷，張士傑遂接口道，冬日大雪舞，不見石頭土，滿山賽白麵，糊了太原府，衆人皆拍手大笑，個個說好，都說張先生這首詩，作的好，這又輪着王廷楷說了，他說道，冬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長空雪亂飄，改盡江山舊，衆人亦拍手道好，又該着李文成說了，他說道，冬日大雪舞，頃刻遍宇宙，騎驢過小橋，獨嘆梅花瘦，衆人亦拍手叫好，李文成說，這又該着胡先生說了，模範說，我已竟說了三次了，怎麼還叫我說呢，李文成道，你再說一次罷，算是替我，再說一次，就煞住題了，這出詩

打對，就算完了，模範說，領命領命，遂說道，螞蟻夏天忙，冬日穴中藏，平安吃東西，不怕大雪霜，衆人亦拍手叫好，說道，我們都是現成的，惟胡先生是自己作的，真是高才，出口成章了，模範說，噫，教你們大夥見笑了，此時冬至月內，天氣甚短，此時已竟黑天了，屋內點上燈燭，照得滿屋發明，於是觥籌交錯，賓主盡歡，模範開言道，螞蟻小虫，夏天的時候，忙忙碌碌，總不空閒，預備吃的，到了冬天，他在窩內享福，吃東西，不怕下大雪，人該當效法螞蟻的勤謹，也不要懶惰，人活着的時候，算是夏天，死的時候，算是冬天，活的時候，該當好好恭敬天主，修下德行，立下善功，到死的時候，你就不害怕了，你死了以後，去升天堂，永遠享福呢，這模範越說越高興，遂拿筆墨硯瓦來，作一歌，其歌曰，蜉蝣掘閱，人生幾何，譬



如朝露，去日無多，死生大事，豈不憂傷，何以解憂，惟有天堂，青子衿，憂憂我心，關山難越，失路之人，伯牙撫琴，鍾期知音，孔子至楚，子路問津，同患相恤，同舟共濟，天鄉歸去，享福無已，招招舟子，人涉印否，死下地獄，受苦無聊，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以盡友道，殯兮尾兮，流離之子，聽我藐藐，裹如充耳。模範作完了歌，衆人接過去一看，大聲笑道，好好。這是責勸我們，嗔嫌我們不入教了，模範說豈敢，不過是盼望你們入教就是了，我是很盼望你們衆位入教的，可不知您衆位心下如何，張文遠答道，我早晚是個奉教的，張士傑說，暫且我不能入教後來再說，李文成說，我如今教學堂，是個官身子，沒有工夫，暫且不能入教，王廷楷說，我還有父母，家去商量商量再說，趙明星說，我年紀大了，五十多歲了，晚

了，學不會了，既到了蔣忠臣身上，他是一言不發，模範問他說道，蔣先生你是怎麼樣呢，不料想他抬起頭來，瞪着眼，說道，我可不學這個洋教，模範聞聽此言，打了一罕，說道，先生是嗑醉了麼，怎麼胡說開了，我們是天主教，不是洋教，蔣忠臣就站起來說道，怎麼着我說的還不好麼，說的不好，再另說，你們不是羊叫，是牛叫，不是牛叫，是猪叫，狗叫，貓叫，雞叫，蝦蟆叫，老鼠叫，就算完了，模範聞聽此言，氣的滿面飛紅，就說道，蔣忠臣你太野蠻了，怎麼這樣罵人呢，此時衆人看事不好，也就坐不住了，就都站起來說道，罷了，就向模範說道，你不必怪他，他是嗑醉了，蔣忠臣還要嘟囔呢，趙明星就向蔣忠臣說道，你這就不是了，今天胡先生請我們的客，他費心不少，我們就過意不去了，你反倒胡言亂語，真是不對付

人家了，你快給我坐下罷，就推了他一把，不料想他已竟噓醉了，站不住了，連人帶椅子，噹一聲，張倒地下去了，壞了，白瞪眼了，壞了壞了，沒有氣兒了，不知蔣忠臣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回 蔣忠臣死後顯於衆人

詞曰

死後有地獄

此事決無疑

世人心太硬

拿着不當事

死後到地獄

後悔已無及

請看蔣忠臣

就是這樣的

詩詞勾開，書接上回，且說蔣忠臣，噓了個酩酊大醉，胡言亂語，嘴裡出些不遜，被趙明星推了一把，噹一聲張倒地下，白瞪了

眼，沒有氣兒了，衆人急忙上前去救，把他扶起來，槌了半天，仍然是不回陽，衆人着了急了，就打發一個人，打着燈籠，如飛的一般，往他家裏送信去了，他家本是蔣家橋，離此並不甚遠，不過有十里之遙，衆人就把蔣忠臣放在牀上，他仍然還是無氣兒，衆人就害怕了，說道，他若是死在這裏，那可大大的不便宜了，衆人正在着急，不多時候聽的外邊有些動靜，一看，家中人來了，打着三四個燈籠，有抗着扁担的，有拿着繩子的，有抗着門的，此時蔣忠臣可就甦醒過來了，能喘氣，能睜眼了，但是不能說話，嘴裏直往外冒清水，那些水都是酒呢，衆人就把老蔣放在那扇門上，抬着要走，張文遠說，等一等，遂向胡模範說道，胡先生，我們對不起你了，這一次來攪亂你太厲害了，他若是好了，我教他來給你登門賠裡罷，模範說，那裏話

來，與你衆人無干，原是老蔣他自己胡鬧，但是他已竟醉了酒了，若不醉酒恐怕也未必然這樣鬧法呢，衆人說道，還是胡先生涵海大量，我們深深謝你了，我們就要告辭了，遂向胡模範深深的作了一揖，模範也還了一禮，衆人遂抬着蔣忠臣，出門去了，按下胡模範暫且不表，但說那老蔣是怎麼樣呢，既至到了家中，已竟過了半夜，有四更天了，就把他抬到東屋裡去，放在牀上，此時他還是不能說話，嘴裏直往外冒清水，流涎沫，那些清水涎沫，都是些酒呢，吐的滿身上是，滿牀上也是，他老婆張氏，就拿了一盞燈，往東屋裏去，要看看他是怎麼樣了，到他近前，往他臉上一照，壞了壞了，嚙叱一聲，灼起火來了，把他嘴裡的酒，點着了，渾身也燒起來了，把張氏嚇的，把燈扔到地下，大聲吵道，快救人呀，灼起火來了，明公您說，這是

怎麼的，因為老蔣噓的酒太多了，他吐的水都是酒，他喘的氣也是酒，他老婆用燈一照，就把那酒點灼了，衆人都毛了，都說，快拿凉水呀，也有拿碗的，也有拿瓢的，都往水甕裏去取水，豈知那時候是冬至月裏，水全凍了，都成了老厚的冰冰了，人慌無治，也砸不開，取不來，就又大聲喊叫說，快上井打水去罷，就有一個作活的，拿了一隻簪，上井打水去了，既至打水回來，已竟晚了，老蔣已竟燒死了，只見他頭髮也燒沒了，鬍鬚也燒沒了，眼眉也燒沒了，臉燒的發黑，渾身都燒燬了，燒成了一塊焦炭，合家子就哭起來了，那個光景，好不嘆人。

說的是老蔣躺在東屋中 老安人急忙拿了一盞燈  
要上那東屋以內去探信 看一看丈夫是個什麼形

到牀前急忙用燈去一照

壞了壞了

引出了一團大火亂烘烘  
條時間頭上臉上冒火星  
燒的那衣裳鋪蓋都發紅  
燒的他渾身發黑又發青  
如同是一塊焦炭一般同  
合家子男女老幼起了靈  
一個家又跌腳來又搥胸  
合家子大哭小叫發了瘋  
只得是下回書裏您再聽

一時間把那酒氣全點灼  
眼看着渾身上下灼了火  
把他那眼眉鬚鬚都燒淨  
不多時把他燒成一塊炭  
家中人見此光景哭開了  
一個家又是哭來又是叫  
合家子大哭小叫不要命  
衆明公要知後來怎麼樣

且說老安人，到了東屋內，拿着一盞燈，往他丈夫臉上一照，壞

了，把他丈夫點灼了，把他丈夫燒死了，燒成了一塊焦炭，合家子哭起來了，此時張文遠、張士傑等，都在書房內，聽見他家裏哭，知道不好了，不多時。蔣忠臣的大兒，名叫蔣學仁，從外邊來了，跑到屋內，爬到地下，大聲哭道，我的父親死了，衆人都都淒慘，就把他扶起來，說道，人死不能復生，不必過於哀慟了，還該安排大事呢，想法兒給你父親出殯就是了，蔣學仁回家去了，此時天已大明，張文遠說道，兄弟們、咱們今天也不能走，幫幫忙，給他辦報喪帖子就是了，衆人說，好。於是打發人分頭治辦去了，買壽衣的，買壽衣。買棺材的，買棺材。修坟的，修坟。寫帖子的，寫帖子。大家忙碌了一天，到了晚上，天有八點鐘的時候，張文遠等，正在書房內寫帖子，忽聽外邊有人說，開門哪，衆人問道，是誰。那人答道，我是蔣忠



臣，胡啦一聲，把門推開，就進來了，衆人抬頭一看，嚵啲，真還是嚇人咧，只見他如同一個吊死鬼一般，舌頭搭到前胸，瞪着兩眼發紅，大聲說道，咳呀、厲害呀，厲害，真是有地獄咧，真是天主教、是真教咧，昨天我在胡家莊，罵了天主教，又嗑醉了酒，我死之後，天主罰我下了地獄了，說完這話，嚵叱一聲，他身上灼起火來了，燒的他大哭哀叫，滿屋裡亂跑，來回的跑了五六趟，把地下的方磚，燒上一些脚印坎，燒成了一些窟窿，又大哭大叫，說。晚了晚了，摸不着了，再願意入天主教，不能了，可恨可恨，就磕碎一聲，把棹子上拍了一把，就出去，一溜火星子走了，不見踪影了，此時衆人都嚇昏了，不省人事，待了半天，才甦醒過來，睜眼一看，那棹子上，印上一個手把掌，有一寸多深，都着火燒燬了，看地下、印上一些腳印

坎，成了一些窟窿，那個光景，好不嚇人也。

且說張文遠

同衆先生們

正在書房內

繕寫報訃音

忽聽在外邊

有人來叫門

問他是那個

他說是熟人

忽然進來了

正是蔣忠臣

猛聽得外邊有人來叫門

忽的聲進來一個蔣忠臣

衆人們抬起頭來仔細看

嚶啲啲那個模樣真嚇人

只見他好似一個吊死鬼

在嘴裏一個長舌往外伸

只見他瞪着兩眼如雞蛋

只見他渾身上下血淋淋

就說道咳呀咳呀好厲害

這地獄果真來真果真

才知道天主聖教是真教

入真教才得能以救靈魂

後悔我昨天罵了天主教

犯了個頂天大罪似海深

因此這天主罰我下地獄

在那裡永遠受那大火焚

想當初爲何不信天主教

這件事尋思起來恨煞人

只見他啞叱一聲灼了火

燒的他狼號鬼叫不成音

燒的他在屋內來回跑

在地下踏上一些腳印痕

那腳印把那方磚都穿透

穿上了一些窟窿尺多深

在棹上他又磕叱拍一把

那把掌印在棹上常留存

又聽他說了一聲真可恨

只見他一溜火星出了門

衆明公欲知後事怎麼樣

只得是下回書裡說原音

且說蔣忠臣渾身灼了火，教火燒的大哭小叫，滿屋裡亂跑，把地下的方磚，踏上了一些窟窿，一尺多深，又在棹子上拍了一把，印上

了一個手把掌，也有一寸多深，一溜火星子出門去了，把衆人都嚇的不省人事了，待了多時，才甦醒過來，此時天已大亮，蔣學仁送水來了，見地下有些窟窿，就吃了一驚，問道是什麼，衆人嘆了一聲，說道，可把我們嚇死了，就把夜間之事，說了一遍，蔣學仁就害了大怕了，急忙跑回家去，告訴一遍，家中人也跑來看，也都害了怕，就說道，這待如何是好，他已竟下了地獄，怎麼樣打救他呢，老安人說道，快請道士和尚來，給他打醮念經，打破地獄門，救他出來罷，衆人說，好，就去請和尚道士去了，殊不知這一擺弄，鬧的更凶了，不但打醮不得益處，且鬧的更凶，家裏過不得，這且不提，但說蔣忠臣已竟死了，爲什麼他回來，顯於衆人呢，是因爲天主教他回來，說明自己的罪，說明自己、在地獄受苦，因爲他昨天罵了天主教，輕慢了天

主，犯了至大的罪，如今下地獄受苦，是理應的，是他自作自受呢，也是爲驚醒別人，教別人知道，天主教是真的，知道天主是眞神，有賞善罰惡的權柄，世人的禍福，都是他掌管呢，所以人當恭敬他，再說人的靈魂、下了地獄，是不能解救的，因爲天主一定案，誰也不能翻案，誰也不能更改呢，所以地獄門，是不能破的，罪人是不能得救的，是永遠在地獄內受苦的，所以請和尚搬道士，都是不中用的，都是枉費心思，如今老安人要請和尚道士，誦經打醮，那才鬧的更凶了，更過不得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回 蔣忠臣死後回家顯於衆人

詞曰

自古世上人

有惡也有善

死後見天主

立刻聽審判

有罪下地獄

無罪才升天

天主一定案

無人能以翻

罪人下地獄

受苦萬萬年

要想破地獄

那是登天難

托生是胡說

輪迴瞎胡編

請看蔣忠臣

就是這一般

詩詞勾開，書接上回，且說蔣忠臣下了地獄，衆人說道，這待如何是好，老安人說道，快請和尚道士，誦經打醮，打破地獄門，救他出來，再轉生人世罷，衆人說，好。就去請和尚道士去了，趕到過晌午，就來四個和尚，四個道士，在院中紮下兩個醮棚，和尚在西邊，

道士在東邊，點上燈燭，擺上供，燒上香，就打起醮來了，和尚敲鈸，道士敲木魚，叮叮噹噹，咯咯囉囉，呢呢喃喃，嚶嚶咄咄，鬧了半天，到半夜才止住，各人睡覺去了，不料想老安人，在屋內才睡下，就聽外邊有個動靜，急忙爬起來，從窗戶櫺內，往外一看，看見一塊火蛋，如雞子大小，離地三尺高，在院中來回的飛，來回的跑，老安人就害了怕了，就說道，這是什麼東西，只聽的嚶塔一聲，把窗戶碰了一下子，說道，我是你的丈夫蔣忠臣呢，老安人以聽，越法害怕，越法難受，就哭起來了，說，丈夫你死的好苦，如今你在那裡呢，人家都說你下了地獄，是真的麼，那個火球答應道，真的真的，老安人聽說，越法難受了，就說道，我請了和尚道士來，給你打醮，給你破地獄，教你再轉回人世，再托生一個人罷，那個火球答應道，

吓吓吓、你別信這些無益之事了，天主一竟定了我的死案，罰我下地獄了，天主定的案，誰也不能翻，地獄是不能打破的，下了地獄，是永遠受苦，沒有頭的，說罷。又把達吧達，把窗戶砸了兩下子，仍在院中來回的跑，來回的飛，老安人聽到這裡，就嚶嚶一聲，張在園上，死過去，不省人事兒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來，家中人到屋裡一看，見他在坑上，沒有氣兒了，就把他扶起來，搥的搥，叫的叫，待了半天，才甦醒過來，就說道，咳呀，了不得了，您爺真下了地獄了，今天黑夜，他發顯於我，他說他下了地獄，永遠無救了，天主定的案，誰也不能翻，沒法治了，沒法治了，說罷。又大哭起來，家中人聽了這話，有信的有不信的，就說道，咱娘年紀大了，這是疼咱爺，疼胡塗了，也有說他做夢的，都不拿着當事兒，既至到了晚上，



待睡覺的時候，老安人叫他三個兒媳婦，同他作伴，三個兒媳婦，心裡都担驚，頭半夜還沒有事兒呢，過了半夜，各人都打開牀了，才待合眼兒睡呢，忽聽得吱吱的叫，又來了一個火蛋，如雞子大小，在窗戶外邊亂轉，就說道，我下了地獄，沒法治了，衆人都嚇毛了，只聽噦此一聲，那火球從窗戶裡進來了，滿屋裡滾，逢着人也燒，壞了壞了把衆人嚇壞了，老安人把匠上張下去，三個兒媳子也都張在匠下邊去，都嚇死了，都沒有氣兒，那個火球，還是滿屋裡亂轉，不知衆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衆明公您看，這請道士和尚，有什麼益處呢，不但沒有益處，反更有了害處了，若是老安人，不請道士和尚，恐怕蔣忠臣不回來鬧，因爲他請道士和尚打醮，這才更惹出急慌來了，俗話說，燒香引鬼，真是

不差，可見這地獄是打不破的，下了地獄是沒法救的，下了地獄的人，再不能轉回世界，再不能托生的。第一因爲人死了，或是升天堂，或是下地獄，升了天堂，永遠享福，下了地獄，永遠受苦，俱是無窮無盡，不能變換，不能更改的。第二因爲人是天主造生的，並不是托生的，書上說，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詩經上說。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可見人是天主造生的，並不是托生的。第三若是有托生，該是一個人，托生一個人，就是死一個，托生一個呢，若是那個樣，世上的人，該是常常一樣多，是不能增添的，怎麼如今的人，比古時人多多了增添的很了，這是從那裡來的呢，可見這托生之說，是不近乎情理的。第四按道士和尚說，好人托生人，歹人托生禽獸，如果是這樣，世界上慢慢的，沒有

人了，因為好人少，壞人多，不都成了禽獸了麼，這不是自己罵自己麼。第五若是有托生，人就不該殺猪宰牛，殺羊殺驢，因為恐怕是他先人托生的，這不是自己罵自己麼，這不是不順情理麼。第六若是有托生，你就不該騎驢騎馬，耕地不該使牛，恐怕是你先人托生的，你還敢騎他打他麼，這不是你自己罵自己麼，總之托生一說，是不近乎情理的，是不能有的事兒，是胡說胡鬧的事，所以往後你們再不要信托生了，再不要上這個擋了，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七回 蔣忠臣大鬧醮棚

詞曰

行善即有賞

作惡即有災

人若下地獄

地獄不能開

妄信托生事

燒香引鬼來

和尚與道士

受罪是應該

且說老安人，同他三個兒媳子在屋裡，滾進一個火蛋去，滿屋裡飛，滿屋裡跑，把他們都嚇壞了，都從匠上張下去，跌倒地下，不省人事，當場都死了，到了明天才甦醒過來，衆人一看，都害了怕，都信有鬼了，都說蔣忠臣回家來鬧咧，蔣學仁問和尚說道，怎麼打醮不管事兒呢，越鬧越凶了呢，和尚答道，這是因爲燒的紙太少，上的供太少，該當多燒紙，多上供，就好了，蔣學仁就買了四個紙墩子，宰了兩個豬，供上的整豬整羊，和尚們就打鼓敲鈸，喃喃唸唸，誦起經來了，到了半夜，忽然陰開了天，黑雲漫漫，星斗無光，忽一陣風，吹來了一個火蛋，如茶碗大，在院中亂飛，離地三尺高，衆人有些發

毛，那個火蛋，又圍着醮棚亂轉，亂飛，衆人越害怕了，不時那個火蛋，上了醮棚裡去，在棚裡亂轉，亂飛，和尚道士們，也害了怕，有一個和尚，拿起大鉢來，向着那火蛋打一下子，壞了，打成了無數火蛋弄的東西棚裡，滿院子裡，都成了火蛋了，上下翻飛，紛紛攘攘，好不嚇人，又闐的一聲，灼起火來了，那四個紙墩子，也點灼了，東西兩醮棚，都灼起火來，什麼那西瓜燈，牛角燈，都燒壞了，什麼那整猪整羊，也都燒燬了，那些和尚道士，身上也滿了火，把那和尚的袈裟，也燒壞了，把那道士的道袍，也燒壞了，燒的那道士和尚，噉噉的叫，說聲不好，咱快跑，當場看熱鬧的人很多，人慌無治，都跌倒地下了，把那些道士和尚，踏在腳底下，踏了個半死，有搶破臉的，有磕破頭的，有跌斷腿的，跌折胳膊的，叫苦之聲，動天動地，

那個光景，好不嚇死人也，那院子內，仍然是火球亂滾，鬧了一宿，到了明天，才不見了，衆人帶傷的帶傷，湯血的湯血，各人爬回家去了，那些道士和尚，燒的少皮無毛，跌的青紅紫腫，鼠遁逃竄，各人回廟去了，蔣忠臣這一家人呢，也就不敢在家住了，都去走親戚，躲災去了，從此這處宅子，就沒有人敢住了，欲要什麼法子淨宅，下回便見。

## 第八回 張司鐸驅魔淨宅

詞曰

正能驅逐邪

邪不能侵正

邪鬼雖大能

天主是全能

天主所命的

魔鬼也聽命

欲知真合假

下邊見分明

詩詞勾開，書接上回，上回書說的是那個火蛋，在那醮棚裏亂飛，亂滾，把那醮棚點灼了，灼起火來，蓬蓬勃勃，火焰甚凶，什麼那牛角燈，西瓜燈，都燒壞了，什麼那香案哪，帳子呀，都燒毀了，什麼那整豬整羊呀，也都燒燬了，連那和尚的偏衫，道士的道袍，也都燒壞了，和尚們看事不好，說聲跑，大夥子向外跑開了可惜當場的人太多，人慌無治，都跌在地下，你壓我，我壓你，都爬不起來了，把那些道士和尚的頭破血出，少皮無毛，鬧了一夜，到了天明，各人才爬起來，回廟去了，明公您看這些道士和尚，可笑不可笑，平常裡他們說，能打破地獄，能驅逐邪魔，今天却被那個火蛋好鬧，把他們好燒，弄的少皮沒毛，如喪家之犬，回廟去了，他們的本勢，那裡

去了，他們的佛咒，有什麼用呢，可見都是假的了，都是胡弄人呢，原來這魔鬼，是天主造的，當初開天闢地的時候，天主造了無數天神，天神分九品，那個天神頭兒，名叫路濟弗爾，他起了驕傲，不服天主管，要想同天主一般大，他又勾引許多天神，隨了他，一齊不服天主管，這些天神，就叫叛神，還有無數天神，聽天主的命，受天主的管轄，這些天神，叫善神，這些善神裡頭，還有一位大天神，名叫彌額爾，彌額爾看見路濟弗爾起了驕傲，就生了大氣，同路濟弗爾說，誰能同天主一樣，你這不是妄思妄想麼，好可惡，就同路濟弗爾打仗，把路濟弗爾打敗了，天主就罰了那些叛神，下了地獄，變成了魔鬼，永遠不能見天主，永受地獄之苦，這是魔鬼的眞來歷呢。

說起魔鬼來

起初是天神



不服天主管

起了驕傲心

受罰下地獄

永遠受火焚

今來世界上

又想害世人

說的是這個魔鬼有原根  
這天神怎麼能以成魔鬼  
相當初天主造了天合地  
那時候一總天神分九品  
他看着自己地位很高大  
妄想着自己升天得高位  
真天主見此光景心惱怒  
我待你許多恩典數不盡

相當初他本是個大天神  
衆明公您若不知聽我云  
在空中造了天神一大羣  
爲頭的路濟弗爾大天神  
因此他這才起了驕傲心  
妄想着要同天主一般尊  
就說道這個東西沒良心  
你倒要倒戈作反當叛臣

呼一聲忠信天神彌額爾 你快快征伐這個大叛神

彌額爾聞聽此言不怠慢 他立刻吹動號氣點三軍

眼看着天兵天將聚一處 一個家雄糾糾的氣忿忿

要把那路濟弗爾擒拿住 下回書一場大戰嚇煞人

且說彌額爾大天神，領着天兵天將，來同路濟弗爾打仗，高聲喊道，噫哈，路濟弗爾叛臣聽着，天主待你不薄，你爲何無故倒戈，作起反來呢，我今奉天主之命，來征伐你，你若知道好歹，你就低頭伏小，還可以饒恕，不然我就將你拿住，受刑萬般，那時後悔可就晚了，路濟弗爾聞聽此言，氣的暴跳，吼了一聲，說道。天主的命，俺還不聽，還能聽你的命麼，怕你的不算好漢，來來來，咱就分個勝敗，決個雌雄，遂聚合那些叛神，擺開陣勢，兩下裏，可就開了仗。

眼看着兩邊天神興了兵  
這一邊好似一羣下山虎  
只見他槍對槍來劍對劍  
並不見那家勝來那家敗  
只殺的天也昏來地也暗  
彌厄爾見此光景心惱怒  
照着那路濟弗爾割將去  
嗜的聲路濟弗爾倒在地  
眼看着路濟弗爾敗了陣  
叛神們見此光景害了怕  
一個家拾起腿來要逃跑  
俱都是槍刀劍戟爭耀明  
那一邊好似一羣出水龍  
只聽他叫殺連天不住聲  
分不出那家輸來那家贏  
只殺的日月無光不發明  
你看他把槍擋了兩三擋  
一下子割透他的心前胸  
你看他立時倒在地溜平  
眼看着路濟弗爾送殘生  
好一似沒了王子亂了蜂  
紛攘攘四散奔走逃了生

彌厄爾帶領天神去追趕 把他們一齊趕到地獄中

從此後變成一些惡魔鬼 要想着再升天堂萬不能

在那裡永遠受苦永無盡 在那裏永遠受苦永受刑

衆明公聽到這裏住一住 只得是下回書裡說分明

且說路濟弗爾同衆叛神，打了敗仗，聖彌額爾大天神，把他們趕入地獄內去了，從此變成魔鬼，像貌醜惡，性情兇狠，惱恨天主，嫉妬世人，專想拉人下地獄，同他一齊受苦，他才甘心，所以他千方百計，引誘世人，拉人犯罪，墜其圈套，或是附着狐狸說話，或是附鼠狼作怪，或是附着猴子行妖，或是附長虫作邪。以至於蝦蟆精、田蛙精、蛤蜊精、團魚精、兔子精、老鼠精、這個精、那個精、這無非魔鬼作怪，附他們行動，還有什麼狐三太爺，鼠狼仙姑，這也是魔鬼的

作道，引誘世人，教人走錯路，不教人恭敬天主，教人恭敬這些怪物，死後下地獄，同他一齊受苦，豈不可嘆麼，您看魔鬼的法子巧不巧呢，魔鬼的心，毒不毒呢，可嘆世人，迷目不睜，甘心上他的當，死後去下地獄，同他受苦，豈不可惜，豈不可嘆麼，如今有些神漢子，也有一些神婆子，迷信的很咧，拿着狐狸當狐三太爺，拿着水狼，當仙姐姐，燒香上供，磕頭碰頭，真正可笑，亦是可嘆，你想你是個有靈之人，那狐狸鼠狼，是無靈之物，你爲何去恭敬他呢，人是尊貴的，禽獸是卑賤的，爲何拿着尊貴的人，去恭敬那些卑賤的禽獸呢，這不是糊塗了麼，這不是顛倒錯亂麼，孔子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就是說，難道人還不如禽獸麼，如今那些恭敬狐狸的，恭敬鼠狼的，恭敬長虫的，恭敬這個精，那個精的，真是不如禽獸了，因爲他

恭敬禽獸，把自己放在禽獸以下，這不是不如禽獸麼，孟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就是說，鳥獸是卑賤的，人是尊貴的，人不可以同鳥獸住在一齊，如今你恭敬鳥獸，拿鳥獸比你高，你這不是糊塗了麼，你往後再不要上魔鬼的擋了，再不要恭敬這些怪物了，再別恭敬受造之物了，即便那些古人，你也不要拿他當神，因為他們也是受造之物，你該回過頭來恭敬天主，因為天主是造天地萬物的大主，你恭敬他，才算是找着真神了，死後才能升天，永遠享福呢。

古時候有些孝子與忠臣

說起來他們也是一些人

那些人如同我們是一樣

在世時勞勞碌碌度光陰

那些人也有愚來也有智

那些人也有富來也有貧

那些人也有五官與三司

那些人也有靈魂與肉身

那些人也有惡來也有善  
行善的死後升天去受賞  
天堂上永遠享福永無盡  
那些人或是享福或受苦  
再不能改頭換面變成鬼  
那些人也有生來也有死  
恭敬他俱是徒勞無有益  
勸明公單單恭敬真天主  
衆明公欲知後事怎麼樣  
只得上回書裡說原音  
且說世上的古人，是天主造的，世界上的飛禽走獸，也是天主造的，都是受造之物，都生在天地之後，都不是真神，都不該恭敬他，

惟有天主是天地萬物的眞主，人該當恭敬他呢，別言少叙，書歸正傳，且說蔣學仁家，天天黑夜鬧鬼，家中人都去投親覓友，不敢在家中住了，後來僱了兩三個陰陽先生來淨宅，也是無益，宅子還是不淨，那個火球還是夜間常來，也都嚇跑了，從此這宅子無人住，且說張文遠與蔣忠臣本是同學，又是老世交，此時蔣學仁正在張文遠家呢，就說道，張大爺，我的父親還沒出殯，這待怎麼辦法呢，我們又不敢回家，這待如何是好，張文遠答道，你的父親不是說來麼，他說天主教是眞教，天主是眞神，既是眞神，必能祛逐邪魔，如今胡模範，他是天主教，何不請他來看看呢，恐怕他有法子，亦未可知，蔣學仁說，很好。咱就去請他，就套上轎車子去了，到了胡家莊，見了胡模範，說明來意，模範說，要驅魔淨宅，還是請神父去好，蔣學仁



道，若是神父能去，那就更好了，胡模範就見了神父，同神父商量，神父說道，若是他全家願意奉教，我就能去，若是他不全家奉教，我不能去，因爲他若不奉教，爲他驅魔有何益處呢，胡模範又見了蔣學仁說明此意，蔣學仁滿口應承，願意奉教，張文遠作保，神父就應許了，於是預備了應用之物，坐上車子就去了，到了蔣家橋，蔣學仁家，神父穿上小白衣，戴上領帶，念經洒聖水，把房子都聖了，聖完了房子，神父坐上車，又回去了，留下胡模範，張文遠，同蔣學仁作伴，看門，到了半夜之間，那個火球又來到大門外頭，喊了一聲，說道，噯喲，這處房子變了樣了，我可不敢進去了，胡模範出來說道，你無論是人是鬼，自今以後，再不許你來胡鬧了，只聽得响了一聲，如打雷的一般，一溜火星子走了，再不回來了，從此以後這處宅子也

就平安了，合家人也都回來了，這才給蔣忠臣出了殯，從此平安了蔣學仁全家也就奉了教了。

衆明公您看，蔣忠臣鬧的多樣凶，那些道士和尚皆無法可治，那些陰陽先生，也是束手無策，惟有請了張神父來，給他聖了宅子，才沒有事兒了，才平安了，這是什麼緣故呢，是因爲天主是真神，是天地萬物的主宰，他是全能的，沒有不能的事，魔鬼也得聽他的命，天主不許魔鬼傷害人，他就不敢傷害人了，奉教人恭敬天主，有天主的保護，魔鬼不敢傷害他，所以奉教人，沒有中邪的，奉教人住的房子，也沒有不太平的，也沒有鬧鬼兒的，因爲邪不侵正，奉教人恭敬天主，不但自己平安，連住的房子也平安。

如今有許多神婆子，燒香燒紙，趕山上廟，恭敬魔鬼，很虔誠，他們

却不得平安，或是長病，或是中邪，教魔鬼擺弄的難受，中了邪胡念八說，白瞪了眼，沒了氣，如死了一般，或是常生疾病，臥牀不起，這都是魔鬼擺弄的他，因為魔鬼惱恨天主，嫉妬世人，常想着謀害人，拉人下地獄，魔鬼這樣不好，你反親近他，恭敬他，給他燒香磕頭，你這不是自投羅網，自取其禍麼，無怪乎魔鬼囉唆你，不教你平安，這是你自取其禍，自己惹的呢，衆位明公，自今以後，再別燒香燒紙了，再別恭敬魔鬼了，再別恭敬鼠狼姐姐，狐狸哥哥了，再別信這仙那仙，七大姑八大姨的了，因為那都是魔鬼的作道，都是魔鬼附着他作怪，你若是信他，正是上了他的擋，就落在他的手裏了，遂便擺弄你，教你不平安，教你難受就是了，不但生前受罪，死後還得下地獄永遠受罪咧，豈不可惜，豈不可嘆麼。

你再看看，那些入天主教的，他們也沒有中邪的，也沒有中魔的，他們住的房子，也沒有不太平的，也沒有鬧鬼的，你這還看出來麼，還看不出來天主是真神麼，還不快恭敬天主麼。若是你家中人，有中邪的，或是你的宅子不淨，常常鬧鬼，你不敢居住，你就請天主教的神父來，給你聖宅子，驅魔鬼，管保你家中就平安了，再不鬧鬼了，再不中邪了，再不受魔鬼的折磨了，你若不信，你就試試，你才知道我的話是真的了，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再說。

## 第九回 富家營怪胎受洗變成美麗俊嬰

詞曰

人生有原罪

靈魂甚污穢

領洗赦了罪

才能升天堂

那時很俊美

又加發大光

死後見天主

享福永無疆

詩詞勾開，書接上回，且說胡模範在蔣家橋，照料蔣忠臣出殯以畢，就囑咐他們全家入教，他們也都願意，於是把異端棄絕了，都學開經了，胡模範給他們拾掇出三間房子，作個堂屋，掛上聖像，天天講道理，領着他們念經，待了半月，才回家去了，見了神父，述說一切，神父甚喜，就同神父商量，怎麼能給小孩子代洗，救他們的靈魂，於是貼了廣告，四外鄰村，都貼遍了，那廣告上說，告白四方親友知悉，若有無爹無娘，無人照管的小孩，請無撇棄，請勿殺害，請送至胡家莊天主堂育嬰堂內喂養，救其一命，有來送者，積德無量，其後人必昌，特此告白，望宜知悉，這廣告以貼出去，四外都曉得

了，都知道胡家莊天主堂，收養無有爹娘的孩子，都說這是慈善事業呢，這且不提。

再說離蔣家橋十里地，有個村子，名叫富家營，那個村裏有個姓富的，名叫富升雲，是一駕員外，豐富無比，良田千頃，銀錢無數，因此人稱他富百萬，這富百萬修橋補路，周濟貧窮，也算是個善人，只是一件，他性情古怪，執拗不化，脾氣屈強，先娶蔡氏爲妻，生一子名叫富洪，又生一女，名叫富蓮，後來蔡氏死去，又娶陳氏爲妻，一年後又生一子，說也希奇，那孩子生的不像人樣兒，好像一個肉蛋，如同一個牲畜一般，員外見了，心甚不喜，心中生疑，疑是陳氏有什麼奸情，因此生了大氣，要把他母子二人活埋，殊不知他這是冤屈好人呢，因爲陳氏有病，這原是因病所致，並不是有什麼奸情呢，那員

外脾氣執犟，他可不信，定要活埋他母子二人咧，這可就不好了。

話說富百萬

一時怒氣冲

見了陳氏女

叫罵喊連聲

你這小賤人

破壞我門風

今日活埋你

去見閻羅公

富百萬一時氣的怒冲冲

你看他連罵帶吵喊連聲

就說道我把你這小賤人

最不該破壞俺的好門風

看一看你所養的什麼物

明顯着你是歪邪有好情

今日裡我要同你算算賬

打發你快去見那閻羅公

小賤人快快死來快快死

你還有什麼臉面見親朋

我如今給你留下三條道

隨便你揀一條道你去行

要自盡我就給你刀一把

要上吊我就給你一條繩

要跳井現今園中有一井

要活埋我就給你去刨坑

總就是要你一死必得死

再想着要得生活萬不能

富百萬越說越惱越有氣

你看他拿起刀來要行兇

望着那陳氏女子劈將去

瞠通一下子劈在地溜平

眼看着陳氏女子飛了命

下回書紛紛亂了富家營

衆明公您看這富百萬多麼冒失，陳夫人生了怪胎，原是因病所致，並非有什麼奸情，他可是老大疑惑咧，這真冤屈好人呢，當時見了陳夫人，怒氣冲天，罵了一聲，說道，我把你這賤人，你做的好事，最不該敗壞俺的門風，今日我要你一死，你想再活萬不能了，越說越有氣，拿起刀來向着陳夫人劈去，幸虧富洪富蓮在傍，將刀奪



下，陳夫人氣的張倒在地，沒有氣兒了，死過去了，兩個使女梅香桃紅，急忙上前打救，富百萬說道，死了好，死了好，死了到乾淨，不用救他，富洪富蓮急忙跪下，說道爹爹息怒，不可冤屈好人，我母親不是那樣的人，富百萬怒氣沖天，說道，你這小畜生知道什麼，一脚把富洪踢倒，又一把掌，將富蓮打倒，越法氣的瘋了，就喊道，家人來，快快把這賤人同那怪物活活埋去，兩個家人，一名李成，一名王忠，到了跟前，說道，員外爺，這件事做不得，富百萬說道，好奴才，怎麼做不得，有我作主，你們兩個快快將他母子二人，刨坑活埋了，把那怪物埋在坑中，砸他一橛頭，取血來我看，算爲憑証，教他再不敢上我家來下生，王忠說道，員外差矣，我等都是下人，焉敢做此傷天害理之事，別的事都能聽，惟此事不能聽從，員外說，好奴

才，焉敢違我命令，若不把他母子二人活埋，我誓不爲人了，來來來，拿刀來，我先把這怪物剝了，你們再去埋他，拿了一把刀來，要去殺那怪孩兒，正在這個時候，忽然跑進一個家人來說，縣官到了，來拜望員外咧，富百萬一聽，急忙出去，接客去了，原來這洪銅縣，縣官周士傑，與富百萬有來往，富百萬借款與他，他這是來拜會呢，故此富百萬出去接他，把他接進東宅書院內去了，此時王忠向富洪說道，這事怎麼辦呢，富洪雖然年小，他却有見識，即分咐王忠李成如此如此，又分咐使女梅香桃紅如此如此，各人依計而行，又轉身向陳氏說道，母親這可屈死你了，但是我父親性情執拗，那是你知道的，他生了氣，一頭碰在南牆，是總不回頭的，如今母親不如先躲避躲避爲妙，等過幾天，我父親氣消了，母親再回來，豈不是好麼，我已叫人

去套車了，送母親到老娘家去，待半月二十天，我再搬母親回來，至於我的兄弟，我也有安排了，母親不必掛心，也託付給我吧，陳氏說道，好，把那個怪孩交給富洪，富洪就交給王忠，說道，無論醜俊，這總是我的兄弟，如今我把他交給你，你快抱他逃跑吧，我給他三個元寶，三正絀子，給我的兄弟找個主，救他一命吧，王忠說，公子放心，這件事我能辦好，接了孩子，就接了元寶絀子，一溜烟跑出去了，李成就弄了一個家貓來，用包袱包了，抱在懷中，單等員外回來行事，又叫人在井台子上，搬上一塊大石頭，叫富蓮小姐，同兩個使女在那裡坐着，單等員外回來行事，又催促陳氏急急上車，往娘家去了，諸事安排已妥，單等員外回來行事呢，且說員外在東院書房內，陪着縣官，待了四點多鐘，縣官才走了，員外送縣官走了，才回了

家，才一進門，兩個使女梅香桃紅，把那塊大石推到井內，嚙通一聲，响了一大下子，遂哭起來了，說道，了不得了，太太跳了井了，富蓮也就哭起來，丫嬛哭太太，小姐哭娘，號天咷地，哭成一團，富洪說道，快救人呀，快拿繩子來，快下井呀，慌張的了不得，員外說道，不用下井，不用救他，這賤人死了倒好，倒乾淨了，員外怕有人救他，就吩咐把一堵土牆，推到井內，把井填塞了，真果的這樣辦了，小姐同兩個使女，坐在井台子上，只是哭，哭個不住，再說那李成抱着一個家貓，抗着楸楸，見員外一進門，就吆喝說，我去活埋二少爺去，就一溜烟跑出去了，到了野坡內，使楸頭把家貓砸死埋了，就抗着一個血淋淋的楸頭回來，叫員外一看，說道，小人這可傷天理了，員外說道，好了好了，這個怪物再不敢上我家來托生了，那賤人

也跳井死了，這算乾淨了，這且不提，再說王忠抱着那怪孩，一溜烟跑出去，跑了七八里地，遇見一個老頭子，穿的衣服破爛，就說道，大爺，你願意發財麼，那個人瞪了他一眼，說道，我是要飯吃的人，可有什麼財氣可發呢，王忠說，你先別走，你且站下，我有話同你說，就把那個怪孩子放在地下，打開包袱一看，老頭子嚇了一驚，說道，這是個什麼東西，王忠說道，這是一個人，是一個小娃娃，他母親死了，他父親把他棄了，若是有人收養他，是行一件大好事，是救一個性命，我這裏還有三個元寶，三疋紬子，你若收養他，我就給你這三個元寶，三疋紬子呢，那個老頭兒聞聽此言，滿面帶笑，說道，元寶紬子，我是不要的，我但抱這孩子去罷，我給他找一個主，救他的性命罷，王忠聽了此言，心中大喜，就將元寶紬子交於老頭，老頭

不要，他又不依，無奈何收了，王忠問道，你老人家姓什麼，叫什麼名號，老頭兒說，我姓衣叫衣天祿，是衣家莊人氏，王忠說，很好，衣大爺我給你磕頭了，你老人家費心吧，老頭說，好說，好說，這件事全在我身上，你放心罷，說罷，抱起孩子來就走，王忠還在那裏站着呢，看着老頭走遠了，他才轉身回去了，這且不提，且說衣天祿，他本是個教友，這一天正要上胡家莊去趕瞻禮，逢見這個事，他如何不收，就抱着孩子上了胡家莊，見了神父，給神父磕了一個頭，神父見他懷內抱着聳高一件東西，就問道，你抱的什麼東西，衣天祿說，我給神父送禮來了，神父笑道，你這個窮教友，可有什麼禮物可獻呢，衣天祿就解開懷，打開包袱一看，把神父嚇了一驚，說道，這是什麼東西，衣天祿就把路上遇見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訴了神

父，並求神父給這孩子領洗，神父很喜，就叫胡模範作代父，起名叫他伯亞明，給那孩子領了洗，說也希奇，以領了洗，那孩子變了容貌，脫了一層皮，成了一個極俊美極美麗的小嬰孩，朱口桃腮，十分可愛，衆人見了這個奇事，都說是聖蹟，都讚美天主的仁慈，都說是天主的全能，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十回 富百萬父子重逢

詞曰

領洗能赦罪

潔淨人靈魂

不但靈魂淨

也能淨肉身

天主顯全能

堅人的信心

請看那怪孩

如今像天神

上回書說的是，那個怪孩子領了洗，忽然改了容貌，變成了一個極俊美，極體面的小嬰孩兒，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這是天主的全能，也是領洗的效驗，因為領洗能赦人的原本二罪，能潔淨人的靈魂，人的靈魂有原本二罪，是很醜陋，是很難看，一領了洗把罪赦了，靈魂淨潔，變成了很體面，很俊美的，不領洗是魔鬼的奴才，是天主的仇人，一領了洗，赦了罪，脫了魔鬼的手，成了天主的兒女，是天主可愛的，所以領洗的效驗，是在乎潔淨靈魂，赦人的原本二罪呢，天主為發顯領洗的好處，有時候不但光教靈魂潔淨，也教領洗的人肉身潔淨了，就如同才說的那個怪孩子一樣，一領了洗，立刻變了容貌，成了極美麗的一個小嬰孩，當初開天闢地，立世界的時候，天主造了兩個人，一男一女，男名亞當，女名厄娃，那是人類的元祖，



世上的人，都是他兩個傳生的，當初元祖在地堂內，吃了命菓，背了天主的命，犯了不聽命的罪，這個罪，叫原罪，就是解說，元祖犯的罪，這個罪，傳染他的後代子孫，所以世人以孕母胎，就有原罪，有原罪，即不能升天堂，又加上人過了七八歲，開了知識，自己又犯罪，這個罪，叫本罪，有本罪，更不能升天堂了，死後還該下地獄，天主第二位聖子，可憐世人，降生在世，受苦受難，救贖世人，又定了七件聖事，都是爲相幫人救靈魂的，第一件聖事，就是領洗，單爲赦人的原罪，也赦人的本罪，就是領洗的時候，連原罪本罪都赦了，看起來這領洗聖事，是最要緊的，是救靈魂要緊的法子，因爲小孩子不領洗，不能赦原罪，就升不了天堂，若是人長大了，再犯了本罪，若不領洗，還該下地獄，永遠受苦，這還了得麼，這不是至大的

關係麼，所以領洗是第一要緊的，衆明公，您若是願意死後免地獄升天堂，總該奉教領洗，若是你們有小孩子，病重了要死，要緊請教友們，給他代洗，救他的靈魂，教他死後升天堂，這是最要緊的，切記切記，餘言少叙，書歸正傳，且說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自富百萬開此事以後，不覺又是一年了，一日王忠在田間割麥，見衣天祿從此經過，遂邀他住下，說道，衣大爺好麼，衣天祿抬頭，見是王忠，就說道，我想是何人，原來是王第二的，遂同坐於樹下談話，王忠說道，不見大爺，倏忽一年了，但不知那個孩子，現今如何，衣天祿答道，那個孩子現今很好，又胖又大，又俊又美，成了個極體面的好孩子，王忠聞言，不免吃驚，問道，此事果真否，衣天祿說，誰還欺哄你不成，王忠說，何以至此，衣天祿遂將孩子領洗，變了容貌的事，說了

一遍，王忠又驚又喜，說道，衣大爺，又該你老人家發財了，衣天祿說，我有什麼財氣可發呢，王忠遂將那孩子的來歷，說了一遍，又說道，如今你去見我們的員外，告說此事，他必賞你三個大元寶，於是王忠邀衣天祿，同到富家營，見了富百萬，衣天祿說道，員外恭喜了，富百萬問道，老兄何人，姓字名誰，有何喜可賀呢，衣天祿道，我是衣家莊人氏，姓衣名天祿，特來與員外賀喜，富百萬說，不知老兄所賀的甚事，衣天祿說，一年前員外得了一個佳公子，豈不可賀麼，富百萬聞聽此言，紅了臉，說道，誠有此事，但是那個怪物，我已教人把他活埋了，再別提這事了，衣天祿說，員外差矣，你的公子現在胡家莊，天主堂育嬰堂內，現在活着，怎麼說他死了呢，員外說，豈有此事，你別哄我，王忠跪下說道，不瞞員外，這是真的，當

初員外命我活埋公子，我抱着公子逃出外邊，遇見衣天祿，求衣天祿救公子一命，衣天祿將公子抱去，今還在胡家莊育嬰堂內呢，員外咳聲說道，那樣怪物，誰家要他，神父就不嗔嫌麼，衣天祿說，神父設立育嬰堂，單爲收養無爹無娘，無人照看的孩童，無論醜俊，殘疾聾瞎，一概全收，真是一大慈善事業，但是員外的公子，如今變了像貌，成了一個極美麗的孩童，富百萬聞聽此言，呆了半晌，說道，此事果真麼，衣天祿說，豈敢欺哄員外，員外說道，咱們去看看，遂套上車，同衣天祿王忠，一齊往胡家莊去了，到了那裏，先叫衣天祿進去，稟見神父，說明來意，神父准見，然後出來，領着員外進去，見了神父，給神父使了禮，讓座坐下，員外開言道，聽說我那個醜怪孩子蒙神父不棄，收養至今，可是真的麼，神父說是真的，員外說，可

得一見麼，神父說，這個容易，遂叫胡模範，往育嬰堂去，不多時將孩子抱來，員外一看，喜出望外，遂說道，我的兒，你怎麼變的這樣美好呢，模範遂將領洗，變了容貌的事，說了一遍，員外喜的兩眼淚流，抱起公子來，緊緊不放，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富百萬夫妻重逢

詞曰

夫婦二人

乃是正婚

除此以外

皆是邪淫

娶妾尋小

乖乎人倫

干犯正道，

惹禍臨身

詩詞勾開，書接上回，且說員外見了公子，喜的兩眼流淚，緊不

放逐說道，我的兒，我不想又見了你，當初爲父的，差一點害了你，幸得神父救了你，你長大了，你可別忘了神父的恩典，遂跪下給神父磕頭，說道，我父子都感神父的恩，終身不能忘了，遂起來說道，我把孩子抱回去罷，神父說，那可不行，這孩子已領洗了，是天主教的人了，你不入教，不能教你領孩子，你願意入教麼，富百萬平素不喜天主教，聞聽此言，心中作難，遂答道，我暫且不奉教，後來再奉教罷，神父說，既是如此，後來再領孩子不遲，員外不得已，將孩子交於模範，說道，全憑先生看顧吾兒了，又向神父說道，全賴神父費心了，說了些道謝的話，遂辭別神父，出來上車回家而去，到了家中，述說此事，合家皆喜，忽有兩個差人，自城裏來，說道，周縣長請員外進城，有話相商，富百萬不知何事，急套車進城去了，到了衙門

前，周官出來迎接，攜手而入，到了裏邊客舍內，分賓主而坐，員外問曰，蒙縣長叫來，不知有何事情，周官曰，多日不見員外，特請來一叙，不知員外現下如何，諸事順適否，員外嘆曰，一言難盡，遂將往胡家莊來回之事，述說一遍，周官曰，此誠美事，二公子在該處，有人照料，若目下回家，却無人撫養，員外何不再續絃呢，員外答道，急切無合式者，周官曰，吾鄉有鄰某，因瘟疫荒旱，家敗人亡，只剩其父女二人，今逃荒至此，吾欲作媒，與足下成秦晉如何，員外曰，其女年庚幾何，答曰二十餘歲，員外曰，吾年過五旬，恐年庚不相當，有誤人之青春，周官曰，足下有百萬之富，人皆攀仰，豈能以年庚上下相嫌乎，員外曰，果如此，即聽尊命，周官曰，既已允諾，明日當爲員外娶之，就在敝衙迎親，一切粧奩化費，吾當爲員外備

之，於是懸燈掛彩，鼓樂喧天，大堂上擺設香案，燃上燈燭，丫嬛扶出新人，錦繡花簇，佩環叮佟，二人拜了天地，立起身來，又相交拜，然後丫嬛扶新人，入內去了，於是大張筵筵，接待賓朋，來與賀者，聯肩接踵，眞果是談笑皆鴻儒，坐上無白丁，騰蛟起鳳，珠履帽玳，以極一時之盛，天色向晚，賓客皆散，有老嫗導引新郎入洞房，有兩行紅燈前導，才一入門，看見陳氏女，不覺大吃一驚，吆喝有鬼有鬼，轉身要跑，不料被門限絆倒，上來許多丫嬛，攔耙掃帚，撲面打來，沒頭沒臉，打了一頓，打的新郎哀聲不止，吆喝救命，周官聞聽喧嚷，前來看視，喝住了丫嬛，才得住手，新郎爬起，一溜烟跑出洞房，見了周官，驚惶吁喘，大聲說道，有鬼有鬼，周官見他模樣，一陣好笑，說道，此處不是講話之處，且到前邊客舍再講，到客舍落



座，周官問曰，今是喜慶良辰，員外何故如此惶張，大叟小喝呢，員說，有鬼有鬼，周官曰，豈是新入屋內有鬼麼，員外說，縣長有所不知，聽我說來，前年拙妻陳氏，生一怪物，我疑他不貞，將他活埋，今這新人却與陳氏一般，必是他的鬼魂出世，來與我索命呢，周官大笑曰，杯中之蛇，自疑自怕，豈是有鬼，不過員外肚中，自己有鬼了，前幾日你妻舅陳生高，來衙呈控，告你謀害其姐，我細加審問，始知當初富洪，將其母親偷送娘門，隱藏至今，是以我今誦謀，使你夫婦重逢，那裡有鬼呢，這新人實是你的舊妻陳氏咧，員外聞聽此言，呆愣了半天，說道，此事果真麼，周官說道，誰還哄你麼，員外聽了此言，起來就跑，跑到新人房內，普通跪下，說道，我的賢妻呀，我可冤屈死你了，陳氏放聲大哭，倒在牀上嗚嗚咽咽，不能成聲，員外也

流淚說道，賢妻不必哭了，都是我的不是，千錯萬錯，都是我的錯了，說罷，也放聲大哭開了，夫婦二人，哭了半天，有丫環解勸，始止住淚眼，忽有人進來說道，請員外外邊接客，有來與員外賀喜的了。

員外急忙起來，到了外邊，抬頭一看，只見富洪富蓮姐弟二人，跑到近前，跪下與員外磕頭，說道，給爹爹恭喜，給爹爹請安，後邊又來了兩個，一個是李成，一個是王忠，跑到近前，跪下磕頭說，給員外恭喜，與員外請安，員外發怒說，您這兩個奴才好大胆，怎麼胡弄我呢，您太太沒死，怎麼說他死了呢，爲何不說實話呢，李成說道，若是說了實話，焉有今日呢，員外說，好奴才，受罰吧，李成說道，當初是我同少爺救了太太不死，送回娘門，以致今日員外與太太得重重

逢，是奴才有罪了，請員外加罰吧，王忠說道，當初是我救了二公子，送去胡家莊，以致他如今成了一個美貌好童，是奴才有罪了，請員外加罰吧，員外說道，好奴才，你們好做作，現在我手內沒什麼給你們，我回到家時，給你們兩個二千銀子，行不行呢，二人答道，謝員外的賞了，遂磕了頭，起來，說道，這個罰真不操，員外你多罰吧，越罰的多了越好，衆人都笑開了。

只見富洪富蓮，姐弟兩個，也跪下說道，我們孩兒兩個，也當受罰了，請爹爹加罰吧，員外說道，好畜牲，你們去見您母親，叫您母親罰你們吧，富蓮富洪就跑到洞房內，跪說道，俺爹爹叫俺來領罰咧，陳氏惶忙將他兩個拉起，說道，我的好孩子，我忘不了你們的好處，我現在沒有什麼給你們，到家時，我有一對翡翠西瓜，俱是價值千

金，我賞你們每人一個，二人磕頭說，謝母親的賞了，遂跑出來，喜的跳高，衆人無不歡喜，自此夫婦二人重逢，和好如初，將從前的憂苦，一掃淨光了，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富家營模範講道

上回書說的是，富百萬夫婦重逢，這婚姻大事，一男一女，正夫正妻，是終身不可離散的，當初開天闢地，天主造了一男一女，使他二人配爲夫婦，所以這婚姻大事，是天主定的，聖經耶穌說，天主結合的，人不能分開，就是解說，男的不許休他妻子，女的也不許離他男的，若是男的休了正妻，另娶別的，那是犯奸淫，是有大罪的，若是女的離開他正夫，另嫁別人，也是犯奸淫的罪，所以夫婦二人，是

不能離散的，若是女的死了，男的才能娶別的，若是男的死了。女的才能另嫁別人，若是夫婦二人都活着，那是萬不能拆散的，若是人守這條規矩，天主必然加福，古時候意大利亞國，羅瑪人，守此規矩，天主降福他們，使他們國富兵強，甲於天下，東征西戰，到處皆勝，一個全歐洲，都成了羅瑪人的屬國，後來羅瑪人，慢慢不守此規，娶小娶妾，天主不降福他們，因此慢慢衰敗了，我們中國如何呢，有許多財主，娶小娶妾，有三房四房，那些居上位的，往往也有此病，娶小娶妾，不止三房四房，七八房的也有，以如此人管理國家，國家還能強勝麼？我說這話，不過是一隅三反，要人自省的意思，如今我們中國，要富國強兵，必當去此頹風，若不去此頹風，難以富國強兵，難使國家強勝，從來因貪色敗壞國家者，可是不少，夏亡以嬉妹，商

亡以姐已，周亡以褒姒，晉亂以驪姬，楚亡因奪媳，吳亡以西施，從來貪色敗國者，不一而足，夫前人之事，後人哀之矣，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矣，閒言少敘，書歸正傳，且說富百萬夫婦重逢，大張盛筵，慶賀三天，然後周官備了兩乘花轎，使他夫婦二人坐了，又備轎車兩輛，使富蓮富洪姐弟二人坐了，鼓樂喧天，炮聲振耳，將他們送回富家營去了，自此他夫婦二人，不但和好如初，且是較前更親愛了，上下人等，無不歡喜，但是二公子還在胡家莊，不能回來，因此陳婦人常常涕哭，屢催員外去領公子，只因神父有言在先，若不奉教，不准去領，員外也是無法，也是哭涕，富洪說道，父親母親，不必哭了，天主教的道理，我們不懂，何不將胡模範請來，講給咱聽，若是好教，我們即可信從，兄弟也就可回來了，員外

說，那樣也好，你就去吧，富洪即套上車，往胡家莊去了，進了教堂，見了神父，說明來意，神父就教模範，同富洪往富家營去了，到了那裡，員外出來迎接，領入待客廳內，分賓主而坐，員外開言曰，前幾日在胡家莊，得見先生，因時刻促短，未得領教，今特請來一敘，模範說道，好說好說，剛說道這裏，忽有家人進來說道，太太來了，模範抬頭一看，只見那婦人，樸衣端莊，容顏溫良，走向前來，員外說，這是我的拙荆，模範惶忙站起，員外又說，這是胡先生，那婦人即道了一個萬福，模範還了半禮，然後落座，那婦人也坐在員外傍邊，陳氏開言道，聽說吾兒在貴教堂，得蒙領洗，變成極美的容貌，這都是神父先生提拔之恩，又蒙教堂撫養，照顧一切，敝人感恩不盡了，模範答道，好說好說，員外說，神父有言在先，不領洗不能

去領孩子，但是拙內念子情切，日夜哭泣，他母子二人，一年多沒見面了，今特請先主前來相商，可否將愚兒暫且領回家中，使他母子得見一面，說至此，陳婦人兩眼落下淚來，員外亦顯悲懷，模範忙答曰，員外太太不必動哀，二公子早晚必要回來的，只因他已經領洗，成了天主的兒女，成了聖教會的人了，必先受些教育，等他開了知識，學些經言道理，教他知道恭敬天主，那時再回家，也不爲遲，員外說道，我今老了，恐怕不能等待，若再等待八九年，恐怕我就入了墓了，模範說，既如此，何不急速入教呢，神父有言，你們若是真心入教，公子可以回來，員外道，奉教之事，我一些不知，敢問奉教有何益處。

模範答曰，奉教是爲恭敬天主，救自己的靈魂，天主是造天地萬物的



大主，是世人的大父母，天地萬物神人的根原，人應該恭敬他，如今我們頭頂天，腳踏地，天地如同一處大房子，盛着我們，這都是天主的恩典，我們吃五谷百菓，穿紬緞麻疋，這都是天主賞的，我們受天主如許恩典，不該恭敬他麼，人賄受了父母的家業，該當孝順父母，若不孝順父母，就算忤逆不孝，人賄受天主的恩典，也該恭敬天主，若不恭敬天主，那就算是沒良心了。

再說人的靈魂，人有靈魂肉身兩件，肉身有死有壞，靈魂不死不滅，這個靈魂是永遠常在的，人在世上有行善的，有作惡的，行善的死後受賞，升天堂享福，作惡的死後下地獄，永遠受苦，關係是無比重大的，所以救靈魂，是要緊的，就是想法子教靈魂死後不下地獄，得升天堂，這就謂之救靈魂，這就是進教的好處。

陳氏應聲而問曰，俺是恭敬佛爺，佛爺也是一位神，也有靈驗，恭敬他還不穀麼，何必定要恭敬天主呢，模範歛容答道，太太敬佛，亦知佛是何如人否，太太說，不知詳細，但知他是西天來的，模範說，西天就是天竺國：即是印度國，漢朝時張騫出西域，到過印度國，那國裏沒有王化，粗俗的很咧，淨些野人，佛是印度國王的太子，也是一個野人，恭敬他有何益處，且佛生於周朝周昭王年間，至今已數千年了，他不認識你，你不認識他，他早已死去了，你即便恭敬他，他也不知道，也不能保護你，你敬他有什麼益處呢，不是白費心麼。

太太說，中國人通是恭敬佛，入天主教的很少，我們該當隨大眾，豈可矯情立異麼，模範答道，如此說來，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了，夫事之好歹，不必較論多少，土塊多，金子少，亦將輕視金子，重視土

塊麼，且世上小人多，君子少，亦能賤君子，而重小人麼。

太太又說，我家現有佛堂，早晚燒些香，燒些紙，預備死後陰間裏用，這事豈是無用麼，模範答道，這也是無用之事，因爲行善得好，作惡受罰，是人所共知的，你若行了善，死後必然得好，就是升天堂享福，你若作惡犯罪，死後必然受罰，就是下地獄受苦，所以死後的禍福，全在行善不行善，不在乎燒紙不燒紙，豈不聞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麼，且漢朝起頭有紙，是蔡倫做的，漢朝以前，並沒有紙，既無紙，必不燒紙，雖不燒紙，却出了些聖王聖人，賢人君子，如堯舜禹湯，周公文武，孔孟顏曾，漢朝以後，雖有紙，風俗敗壞，大不如從前了，出了些昏君奸臣，作惡的小人，由此看來，人的好歹，不在燒紙不燒紙，人死後的禍福，也不在燒紙不燒紙，是全是

行善不行善呢，譬如那些做賊的，斷道的，賭錢的，吃大烟的，無所而不爲的，種種小人，不一而足，他們有時也上廟燒香燒紙，難道說，他們死後就能得好麼，那些好人，譬如堯舜，禹湯，周公文武，孔孟顏曾，他們沒燒香燒紙，難道說，他們死後不得好麼，此事不近情理，請太太思之。

太太又道：天主教雖好，是外國傳來的，若入天主教，必被人嗤笑說，是二詭子，模範答曰，非也，昔孔子生於魯，傳道於齊楚宋衛之間，人多信從，孟子生於鄒，亦傳道於齊魯滕薛之間，人多信從，以其道真，不必分畛域也，今天主教是真教，雖傳自西國，又何足爲嫌乎，豈不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必分地方之遠近也，當知善惡不並行，邪正不並立也，若你們願意入天主教，就該棄絕邪神，即是自今

以後，不許敬佛，不許燒紙燒香，回過頭來，真心恭敬天主，報答天主的恩，這樣能救靈魂，死後能升天享福，你們願意不願意呢，員外太太聽到這裡，心中作難，欲要說不奉教，孩子回不來，欲要說奉教，又怕人嗤笑，又捨不得那塊生鐵佛，且是燒紙燒香，是從小習慣了的，如同吸大烟貪酒的，雖知是毒氣，你若勸他立時改，他還不願意呢，因此心中作難，一言不發，模範見此光景，料想無效，遂說道，你們既不入教，我就要回去了，遂起來向着員外一揖，即出門而去，陳婦人遂放聲大哭，以爲孩子回不來了，員外也哭，他夫婦二人，一齊哭起來了，太太說，我的兒呀，可想死我了，員外道，我的兒，你多咱回來呢，號咷之聲，達於戶外，忽一人進來，說道，你們不用哭了，我去把孩子領來，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俞孩子

且說員外太太，正哭到悲切之處。忽進來一人說道，你們不用哭了，我去把孩子領來，員外一看，是他妻舅陳生高，其人自幼習武，學會一身工夫，十八般武藝，無不精通，又會飛簷走壁，當時見他姐夫姐姐，哭的悲哀，遂生了大怒，要去領孩子，員外說道，你有什麼法子，他答道，把他偷來就是了，員外擺手說道，不行不行，若是闖出禍來，我們担架不起，陳生高發怒道，好小胆，有事算我的，晚上用了飽飯，他就紮了個頭緊腳緊，拿了一口鋼刀，往外就走，員外攔擋他，他把員外推倒在地，遂飛身上房，一溜烟不見了，把員外陳氏嚇了個呆呆。

且說陳生高到了胡家莊，時有三更天，見那圍牆有二丈高，暗自說道，我初次到此，地理不熟，這待如何是好，忽聽鑼响，來了一個更夫，到了近前，陳生高一伸腿，將他絆倒，抽出刀來，在他臉上攔了兩攔，更夫嚇的說道，好漢爺饒命，陳生高說，我問你一事，你若實說，我就饒你，更夫說，凡我知道的，我都實說，陳生高說，禮拜堂在那裏，神父住宅在那裏，育嬰堂在那裏，你快說來，更夫答道，你看那房頂巍巍，高冲雲霄，那就是禮拜堂，禮拜堂西，有一院落，那是神父的住宅，禮拜堂東，有一院落，那就是育嬰堂，陳生高解下他的紮包，把他綁起來，又割他衣襟塞他的口，說道，你先在這裡等着，我回來放你，遂飛身上牆，展施飛簷走壁之能，到了那大堂頂上，往四下裏一看，房屋層層，甚是齊整，西院內無有燈火，寂無人

聲，東院內尚有燈火，燈光發明，他即翻身下來，直撲東院而去，到了近前，他又飛身上牆，往裡一看，有一溜北屋，約有十間，內裡放出燈光，俱是玻璃窗子，他即從牆上跳到院中，走向前去偷看，見裏面整整齊齊，乾乾淨淨，貼靠北牆一溜牀，鋪設的乾淨，每牀上有五個嬰孩，各有奶母照管，他即推開窗子，往裡一竄，把刀一攔，說道，你們別嚷，嚷就是一刀，那些奶母，俱不敢做聲，他又把刀一指，問一個奶母說，富家營那個小孩在那裏，那個奶母嚇昏了，不知東西南北了，遂指說，這個就是，陳生高就把那個嬰孩拿起來，攬在懷裏，把腰束好，說道，不許吵嚷，若是吵嚷，我殺你們一個乾淨，說罷出了門，飛身上牆，一溜烟就不見了。

且說員外太太，自陳生高去後，提心吊胆，一夜沒睡，到五更時，有



人叫門，開門一看，陳生高來了，見他懷中聳高，不知何物，他說道，我把外甥偷回來了，員外太太且驚且喜，陳生高解開懷，將孩子遞於太太，太太接去一看，罷了罷了，是一個女嬰孩咧，你偷差了，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捉拿陳生高

天主教設立育嬰堂，是單爲收養那些無爹無娘的孩子，凡是無人照管的孩子，無論疾病殘缺，無論幾歲，無論幾個月，幾天的嬰孩，若是送去，無不收留，僱上奶姆，奶活他們，撫養他們，若是長大成人，就給他擇配成婚，成可一家人家，豈不好麼，這真是一個大大的慈善事業呢，我到過青島，烟台，天津，北平，濟南府，青州府，凡

是有大堂的地方，俱有育嬰堂，俱收留無爹無娘，無依無靠的嬰孩，足見天主教是多樣愛人，不圖名不圖利，單爲可憐人，救他們的性命，真是第一慈善事了，衆明公您看，這是多麼好呢，往後你們注意，若遇着這樣的嬰孩，千萬不可拋棄，千萬不要漠然不顧，該當把他送到天主教育嬰堂內，救他一命，你也積一個大功德。

閒言少叙，書歸正傳，上回說的是，陳生高把孩子遞於太太，太太接過去一看，說道，罷了罷了，這是個女嬰孩咧，陳生高吃驚，說道，這是我拿錯了，這且不表，且說次日洪銅縣周官，接了胡家莊張神父公函，內開本月某日，有飛賊入育嬰堂，偷劫女孩一名，祈將賊人速拿到案，並送還女嬰孩一名等語，周官見信，吃一大驚，即速傳三班六房，急速拿人，兩個班頭一名范疆，一名張達，即帶領差役下鄉

拿人，緝訪三天，並無下落，周官發怒，將二人好打，打的股臀流血，兩腿點癰，退下堂來，到了自己房內，罵道，好糊塗官，出這樣沒頭票子，怎麼拿人呢，那個說道，好賊種，沒名沒姓，若是有名有姓，那就好辦他了，此時天有二更天氣，衆人都來看視，都爲兩個班頭擔憂，張達問衆人道，你們知道這個賊是誰麼，衆人皆言不知，范疆說道，你們都不知道，這是俺兩個的晦氣了，若拿不住，三天以後，又得挨打，忽聽外邊有人說道，我知道，衆人即開門看視，却不見一人，衆人驚道，這真怪了，聽得有人說話，怎麼不見人呢，有的說，恐怕是我們聽錯了，此時天又交三更了，於是大家困倦，有睡覺的，有吸大烟的，有看牌的，有說話的，忽又聽外邊有人說道，我知道，衆人吃了一大驚，急忙開門看視，却又不見一人，後事如何，

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二拿陳生高

且說衆人聽見外邊，有人說話，既開門看視，却又不見一人，衆皆大驚，待了多時，並無動靜，此時已有四更將盡了，衆人關上門，欲待睡覺，忽飛來一塊石子，打的門响，說道，我知道，我知道，衆人急開門看視，見有一個紙包，內有一塊石頭，落在門前，上邊寫着兩行字。說道，此事我知道，明天上北關三春館內，請我的客，我告訴你們，衆人看了，皆驚疑不定，有說此人是鬼，有說此人是夜遊神，有說此人是俠客，紛論不一，范疆說道，無論如何，明天到北關三春館內，看是怎樣，此時已交五更，衆人也不睡了，第二天早晨已

牌時，茫疆張達到了三春館內，並不見一人，各客屋內，俱是冷冷靜靜，一個客人也無有，二人等了半天，也無有一個人來，二人心中悶倦了，就要酒來，二人嗑酒，嗑了半天，仍是無有客來，茫疆說道，咱們今天夜間見了鬼了，張達說，不然，現有紙包石子爲憑，一定是人，並不是鬼，茫疆就出來到了門頭上，同掌櫃的說，今日夜間，有一個不識面的朋友，給我們送一信，他說今天在你櫃上等我們，我們來了，却又不見面，不知此人是誰，掌櫃的你知道麼，掌櫃的說道，我可不知道，忽聽外邊有人說道，我知道，茫疆往外一看，見一個討飯的人，是一個癩子，在門前躺着，笑嘻嘻的說道，我知道，茫疆大驚，上前一揖，說道，大哥既然知道，就同我說了罷，那人說道，我肚中飢餓，先想吃東西咧，茫疆說好說，請裏邊用飯罷，那人就起

來，拿着打狗棍，拿着破瓦罐，一癩一點，跟着范疆，往裏邊去了，到了上房裏，自己坐了上座，擺上酒擺上飯他也不謙讓，也吃也嗑，嗑了個酩酊大醉，吃了個肚兒溜圓，吃完了飯，范疆說道，大哥你可說罷，這個案是誰做的呢，你說說也教我們明白，那個癩子答道，我說可是說，到底不在這裏說，我要上大堂上去說，教縣長大老爺聽聽呢，范疆說道，很好，咱們就去罷，那人說道，我行走不便，給我僱一個小車罷，范疆說道，行得了，就僱了一輛小車，把他推着，上了衙門，箭直上了大堂，張達入內稟報底細，縣長立時坐了大堂，問說，胡家莊育嬰堂，丟失一個嬰孩，你知道是誰做的麼，癩子說道，我知道，縣長說，耶人姓字名誰呢，癩子說道，那人姓陳名叫陳生高，縣長說陳生高現在何處呢，癩子說道，遠在千里，近在目前，明人不作

暗事，我實話同你說罷，陳生高就是我，我就是陳生高，說罷，一個箭步跳出大堂，也不癩了，其行如飛，條時不見，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三拿陳生高

話說陳生高在縣長面前，吐露了名姓，遂一個箭步，跳出大堂外，也不癩了，其行如飛，條時踪影不見，衆人無不大駭，縣長也呆了半晌，遂向范疆張達說道，如今賊人有了姓名了，可就好辦了，你們二位快快拿人罷，說罷退堂，回內宅而去，兩個班頭說道，這件事，又費事了，這個陳生高是個飛賊，必然武藝高強，怎麼拿得住他呢，但是既有上命，不得不辦，於是帶了十名差役，往四鄉緝拿，緝

訪三天，並無下落，回來被縣長每人打了一百板子，打的皮股流血，又放三天限期，逼命務要拿住，若拿不住，定要將他二人一板子處死，二人退下堂來，埋怨道，晦氣晦氣，倒運倒運，三天以後，若不得差使，咱這點小命就沒有了，無奈何多帶差役下鄉緝拿，訪了兩天，仍無音信，第三天又帶差役要出城訪拿，才到城門，聽見上邊有人說話，說道，二位老總要往何處去呢，范張二人抬頭一看，在那城門樓子頂上站立一人，正是陳生高，忙說道，陳大爺你在這裏麼，請你下來罷，俺正是爲你來的咧，陳生高說，怎麼樣，還不消差麼，我已竟到了案了，范疆說道，不用提了，自從你老人家走了以後，縣長逼令我們尋找你老人家，找了三天，並沒找得，故此我們二人，都受了責，打的髀股流血，腿也癱了，走不動了，又限定三天，叫我們請



到你老人家前去，若三天以內請不到，即將俺二人打死，今天是第三天了，你老人家救命罷，若是你不去，我們就沒有命了，俺們的性命懸於你手了，說罷和搗蒜的一般磕頭，陳生高哈哈大笑道，這可不對付了，不想你們受這樣的連累，你們回去罷，若縣長打你們的時候，我去解救，說罷飛身而去，不見踪影，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四拿陳生高

且說陳生高在那城門樓上，說了幾句話，飄身下去，踪影不見，弄的衆人呆了半天，不知怎樣是好，欲待追尋，又不知他往何處去了，即便見面，也難以拿得住他，左思右想，無法可施，不得已就回去了，范疆說道，晦氣晦氣，該當我們捱打了，張達說道，倒運倒

運，今天我們的性命不保了，果然到了晚上又逼繳，官問拿住人否，二人答道，未曾拿住，縣長發怒，喝令將他二人重打四百板子，兩邊答應一聲，才待動刑，忽從外邊進來一人說道，是我來了，指着縣長說道，老爺不必發怒，不必打他二人，既然找我，我今來了，請問縣長有何分咐，縣長一看，正是陳生高，猛吃一驚，遂大怒說道，你偷劫孩子，大犯法律，應當治罪，差役們還不拿人，衆人吵的一聲，一齊動手，陳生高擺動雙拳，將衆人紛紛打倒在地，他却把腳一蹀，飛身上房，又不見踪影了，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懸賞格五拿陳生高

且說陳生高，輪拳將衆人打倒，飛身上房，又踪影不見，衆人驚

呆半天，說道，這樣飛賊，是無法辦他了，縣長尋思半天，出了賞格，張掛四門，如有拿獲陳生高者，賞銀三百兩，一面差人仍然下鄉緝訪，這一日范張二班頭，領人出城緝訪，路過一座樹林，內有一人，手持彈弓打鳥，打的準頭很好，彈丸所到之處，鳥皆落地，衆人遂入林內，問其姓名，其人自言姓周名青，家中貧窮，專賴打獵爲生，說話之間，又有一鴻雁經過，周青拉滿弓，一彈打去，把那飛雁打落於地，衆人喝采，都說好準頭，周青說道，這個何足爲奇，我這彈弓，能以百步穿楊，不亞戰國大將養由基，衆人驚訝道，養由基是自古第一個有名的箭手，難道說你也敢同他相比麼，衆位不信，咱就試試，請看南邊這棵大楊樹，你們衆位號出五個楊葉來，記準了，我在百步之外，我要把這五個葉子打落在地，衆人果然記出五個葉

子，只見周青拉滿弓，依次打去，那五個葉子，皆紛紛落地，衆人喝采，皆說好武藝，忽聽林有人說道，好一個茂林，綠樹陰濃，咱們住下歇歇罷，衆人抬頭一看，却是陳生高來了，騎着一匹大馬，有一個小廝跟着，范疆高聲說道，陳大爺來了，請這裏歇歇再走，陳生高見有差役，不敢住下，遂答道，請了請了，失陪了失陪了，改日再見，遂催馬要走，不隄防颺的一聲，從林內飛來一個鉛彈，正落在他腦袋上，把他打昏了，撲通一聲，張下馬來，後來如何，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陳生高受刑

且說陳生高，見有差役不敢住下，想要逃走，却被一個鉛彈飛來，打着腦袋，打昏了，跌下馬來，衆差役前把他拿住，綑綁起來，

把他放在馬上，駝進城中去了，縣長大喜，立時坐堂，把陳生高提上來訊問，此時陳生高已竟甦醒過來了，縣長說，陳生高，你如何偷的孩子，把孩子放在何處，你細細說明，以免動刑，陳生高說，我上胡家莊天主堂育嬰堂內，偷出女嬰一名，寄放在富家營，富百萬我姐夫手中，這就是已往實情，大丈夫敢作敢當，視死如歸，豈怕受刑，縣長看着辦罷，縣長說，好東西，給我押下去，兩邊答應一聲，給他上了手銬腳鐐，押入南牢去了，縣長又拔了火簽，將富百萬提來，說道，你爲何交通賊匪，偷搶嬰孩，富百萬答道，此事皆陳生高所爲，與我無干，縣長說道，現在嬰孩在你家中寄存，你明是窩主，焉能說無干，你也有罪，我們雖是朋友，但國法所在，不敢徇私，也當把你押下，遂吩咐把員外押在下處，縣長因事關重大不敢決斷，遂詳文到

太原府求其斷決，不一日下來文書，周縣長看明白，即將富百萬打入南牢之中，又將陳生高，填入木櫥內，擺列在北城門上，不知二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回 富公子南牢探親

且說陳生高填入木櫥，富百萬打在南牢，這個信傳出去，傳到富家營，合家驚惶，合家痛哭，富洪說現在不知父親是何光景，我要進城去探看一番，或者父親在牢內受苦，我花上錢買囑獄卒，教他寬鬆我父親，以盡我人子之心，就拿了提包，裝上幾包銀子，往外就跑，富蓮一手把他拉住說道，兄弟你且等一等，我也要去，富洪說，姐姐去不得，一者你從小沒出過大門，二者你是女流之輩，衙門口裏，監牢

獄裡，你如何進得去，陳夫人也是不教他去，富蓮就躺在地下打滾，說道，若不教我去，我要碰死，陳夫人無法，只得許他，他就入內換了衣服，女扮男粧，同富洪進城去了，到了城裏走大街，過小巷，轉灣抹角，來到獄門，望裏巴瞧，獄卒喝道，做什麼的，富洪說，要上裏邊看看，獄卒叱道，這是什麼地方，也能隨便進去看麼，退後退後，富蓮說，兄弟你拿着提包做何用呢，一句話把富洪提醒了，就掏出二兩銀子來，遞給獄卒，獄卒立時面笑說道，你貴姓呀，富洪說，我姓富，獄卒說，原是富公子到了，快裡邊吧，就開了門，讓他兩個進去了，到了裡邊，看見一個大院，周圍有高大羣牆，上邊有棘茨封插，靠南牆一溜南屋，約有二十餘間，有個獄卒名叫鋪頭，在那裡把門，見了富洪問道，您二位學生是做什麼的，富洪說道，要來看看我

們的父親，舖頭說，你們的父親是誰，富洪說，我們的父親，名叫富雲升，舖頭搖擺頭說道，這裏沒有這個人，沒有姓富的，你們回去罷，富洪心裏明白，這又要錢，遂掏出四兩白銀，遞給舖頭，只見舖頭立刻起來，滿面陪笑，說道，噫，好說好說，是我一時忘記，這裏果然有一姓富的，你們快進來吧，我領你們去看看他，領着他們到了裡邊，看見那些受罪的人很多，又到了盡西頭那一間，才看見他們的父親，見富雲升在濕地下坐着，帶着手銬腳鐐，已弄得蓬頭散髮，滿臉灰土，不像人樣了，他兩個一見，放聲大哭，富雲升說道，噫，我的孩子來了，他父子三人抱頭大哭，哭的實是嘆人，哭了半天，哭個不住，忽然舖頭過來說道，你們不用哭了，光哭還當了事兒麼，二位公子還是回家想法打救您父親爲是，富雲升說，是呀，孩子們不用



哭了，他兩個才止住淚，看了看裏邊那些受罪的，俱是手銬腳鐐，也有抗枷帶鎖的，也有在濕地下坐着的，裡邊的老鼠，也不避人，來回的跑，那些臭蟲滿了屋笆，紛紛的往下落，蒼蠅蚊子不少，虱子蝨蚤更多，那些犯人帶着手銬腳鐐，不能動彈，賭着他咬，各人都是蓬頭散髮，污臉垢面如同小鬼一般，俗話說，監牢獄就是一個活地獄，真來不差。

富洪富蓮姊弟二人，正在觀看，忽來一獄卒，提一水罐，倒在富雲升身邊，弄的富雲升下半身盡是水，富洪吃驚，說道。這是做什麼，那獄卒說道，這獄裡熱氣太盛，怕他們長旱病，教他們涼快涼快，省的生疾病呢，舖頭也說道，這是獄中的規矩，不但是您父親如此，您看衆人皆是如此，富洪一時傷心說道，父親啊，你在此受這樣的苦，真

把孩兒疼死了，說罷就哭起來，富蓮也哭起來了，父子三人，又哭個不住。

舖頭忽然變臉發怒道，我好心好意，領你們進來看，您只是號天哭地，若教縣長聽見知道了，我担架不起，您兩個快走罷，不由分說，推着他們往外就走，富雲升就哭說道，我兒呀，他二人也哭，就說道，俺爹呀，一半走，一半回頭看，哭着出了南屋門，到了院中，還是戀戀不捨，不肯即走，富蓮坐在地下，又哭起來了，富洪站着也哭，姊妹二人，對面而哭，舖頭又發話道，我同你們說什麼來，你們這樣哭，若被縣長聽見，我吃罪不起，你們快走罷，你們進來的時候不少了，快出去罷。

二人止住淚眼，向外就走，走了幾步，富蓮說，兄弟，你拿提包做什

麼，白來一趟麼，富洪說，咳，是我一時胡塗了，遂打開提包，拿去白銀四十兩，給了鋪頭，鋪頭忽然改了面皮，滿臉堆笑，說道，二位公子放心，您在這裏住一年，也不要緊，您來跟我再去看看您父親，到了裏邊，鋪頭吩咐獄卒，給富雲升開了刑具，卸下手銬腳鐐，讓他因上坐的。

因上的虱子紛紛，蝻蚤亂迸，臭蟲亂臥，富洪又掏出五十兩銀子，給了鋪頭，鋪頭歡喜說道，此處不是富先生所居之處，咱們另尋房子吧，就領着富雲升出來，到了西屋內，裏邊收拾的乾乾淨淨，有棹椅條凳，山水字畫，排列的甚是齊整，真是別有天地了，富洪不覺失口嘆道，錢能通神，真是俗話沒錯說了，鋪頭說道，俺這獄裏不種高粱穀子，不是靠着財神爺吃飯麼，自用有錢，我們不怕跑腿，什麼也能

辦到，無理教他有理，曲的教他直了，病的教他好了，死的教他活了，受罪的教他享福了，富洪說道，我有的是錢，自要你好好待承我的父親，我要大大賞你咧，舖頭歡喜說道，富大爺你放心，小人無不盡力，遂出去叫了一桌酒席來，擺在桌上，推富雲升上坐，使二公子一左一右，自己打橫相陪，也吃也噓，也說也笑，遂向富雲升說道，老太爺，這酒席如何，此時光景如何，富雲升說道，好極了好極了，好似升了天堂，舖頭說，有錢買的鬼上樹，這句俗語準不準呢，富雲升道，很準很準，我今日親眼見了，說話之間，天色已不早了，富雲升催促二位公子回家，他二人依依不捨，眼中落淚，舖頭說道，二位大爺不必動悲，後日再來看望老太爺，這裏的事情，一切有我，你們不用掛心，富洪富蓮就給他父親磕了一個頭，起來眼中抹淚，父子分

離之苦，自不必說，鋪頭就領他們出外去了，他二人出了獄門，昏昏沉沉，直向大街走去，忽迎面來了一人，頭破血出，滿臉是血，將他二人揪住，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衆紳士進城

且說富洪富蓮，正往前走，迎面忽來一人，滿臉流血，將他二人揪住，嚇的二人魂不付體，仔細看去，却是家人李成，大驚道，你這是怎麼的，李成說道，一言難盡，這裏不是講話之處，我們快出城吧，到了城外偏僻之處，李成說道，自從你們進城，太太很不放心，教我探看消息，才到北門，見您舅父陳生高，裝在木櫥內，他一見我大聲哭嚎，兩眼流淚，求我救他，他說兩天沒吃飯了，我急忙買了兩

個饅頭，一壺水，走上前去要喂他，不隄防背後守卒，一棍打來，將我打倒，問我是什麼人，若是親人，就將我扣下，我說並非親故，不過是見他受罪，動了我哀憐之心，買饅頭喂他，是行好耳，守卒才放了我，富洪也將員外在獄中的情形，略說一遍，李成說，咱們快回家，免得太太掛心，三人到了家中，見了太太，富洪將員外在獄中景況，哭訴一遍，李成將陳生高站木櫬景況，述說一遍，太太聽罷，哭了一聲，氣咽喉嚨，倒在地下，衆人忙救，待了多時，悠悠轉魂，又甦醒過來，大哭一場，衆人無不落淚，正在悲哭之際，忽一人進來，說道，這事怎樣安排呢，衆人一看，原來是陳九公，是陳生高的父親，因他聽說兒子站了木櫬，又聽說員外入了南牢，他這是前來打探消息，一進門，看見衆人哭，他就說道，不必哭了，還是想法打救他們

要緊，又同富洪說，你打發十個家人，分頭去請親戚朋友們，叫他們明天，務必進城，在城內三合館內聚齊，我在那裏等着他們，我們大眾共遞保狀，就能把他們保出來了。富洪說很好，遂打發十名家人，分頭送信去了，到了第二天頭午，果然衆人都進城來了，內中有張文遠。張士傑。王延楷。李文成。趙明星。沈同三。韓荊州。楊桂清。陳九公。共是九名，俱是員外的親戚朋友，九人連名寫了一張保狀，打扮的衣帽整齊，就去見官，官立時坐了堂，衆人將保狀呈上，官接過去一看，說道，你們來的晚了，現在我也不能作主，昨天上司下來札子，你們知道麼，衆人說，不知，周官就把札子扔下來了，陳九公急忙拾起，念了一遍，嚇的面如土色，說道，壞了壞了，往後就倒，不知事情如何，且看下回便知。

## 第二十二回 衆紳士上胡家莊

且說陳九公抬起札子來一看，上邊寫着道，陳生高搶奪孩子，應站木權站死，富雲升通謀窩藏，應當監斃，嚇的陳九公面如土色，說聲不好，往後就倒，別人把他救起，官又拿起札子來，高聲朗誦，念了一遍，衆人聽了，面面相覷，無言對答，官即退堂，衆人也就下堂去了，陳九公放聲大哭，衆人安慰一番，各人垂頭喪氣，回富家營去了，到了富家營，將此事根由來歷，說了一遍，嚇的太太大哭一聲，張倒地下，氣絕而亡，嚇的富洪富蓮，也張倒地下，沒有氣了，衆人急忙拯救，扶的扶，搥的搥，叫的叫，將他三人好歹救醒，三人放聲大哭，如同發喪一般，滿地打滾，令人可嘆，衆人無不悽慘，無不落



淚，正在悲哭之際，富洪拿了繩子，要去上吊，富蓮向外就跑，要去跳井，忽一人把他擋住，說道，不必如此，我有法子了，衆人觀看，乃是張文遠，問道，先生有何妙法，張文遠說，現在胡家莊，有個胡模範，是我莫逆之交，他在神父手裏，很有面子，我們求他辦理此事如何，這也是不得已之事，再也沒有別的法子，陳九公說道，天主堂本是原告，他豈肯爲我們辦理此事，張文遠說道，老先生，單知其一，不知其二，天主堂與世俗不同，若世俗人當着此事，必然得步進步，絕不鬆手，天主堂却不然，你若真心認錯，去求寬饒，他沒有不寬赦的，衆人說很好，咱們就去吧，於是衆人領着富洪，坐上大車，往胡家莊去了。

到了那裏，先見了胡模範，說明來意，胡模範領他們見了神父，神父

說你們要去辦此事，須依我兩件，一者富雲升該全家奉教，你們說和人，也得奉教，都得立下憑據，二者將盜去的孩子，歸還於我，富洪說道，俺全家甘心入教，衆人都應承，遂寫了憑據，交給神父，神父即寫了一信，交給模範，教他同富洪，往太原府，去見主教，辦理此事，他二人各騎一匹快馬，直往太原府去了，神父同衆人說，四天以後，你們聽信罷，衆人辭別神父，仍回富家營去了。

且說模範，同富洪，到了太原府，見了馬主教，哭訴此事，並求主教開恩，辦理此事，主教搖頭說，太不容易，太不容易，因爲官家定了死案，難以再翻，二人跪在地下，苦苦哀求，主教說，你們且去歇息，容我思想一回，看是如何，二人退出，到了門房內，到了晚上，裏邊傳出信來說，主教不管此事，富洪一聽就大哭起來了，說道，主

教既不能管，我在此無益了，遂牽出馬來，要走，模範說，天已經黑了，明天再走吧，富洪不聽，遂自己騎上馬，哭着回去了。

## 第二十三回 主教面見山西巡撫公

且說富洪獨自一人，騎上馬，哭着回家去了，到了家中，哭訴一切，合家皆哭，如同發喪的一般，衆人無不落淚，陳九公說道，主教既然不管，此事我們別無法了，只得預備後事，遂吩咐李成進城，多花錢，在獄內蓋房子，教員外居住，又買棺材一口，等陳生高死後，好收斂他，李成遵命，進城來了，家中做起白衣裳來，預備給陳生高出殯，如此忙亂，已經三天了，三天以後，衆人正在忙亂之際，忽李成慌慌悻悻，跑回家來，說道，你們快去迎接員外，員外同陳生高，

回家來了，衆人聽說，又驚又喜，都向外跑，不知後事如何，下回便見。

## 第二十四回 陳生高入教

且說李成自城內跑回家中，說道，你們快去迎接員外，員外同陳生高回家來了，衆人聽說，又驚又喜，往外就跑，到了莊外，看見來了一輛大車，衆人迎接上去，見是員外，同陳生高，還有胡模範，都在車上，衆人又驚又喜，問道，員外何以能得回來，員外說，一言難盡，到家在說，進了莊，到了大門口，太太同富蓮接出來，一見喜的抱頭大哭，陳九公見了陳生高，父子二人，也是抱頭大哭，真是驚喜交加，喜淚汪流了，到了裏邊，衆人落座，又問說，員外同陳生高，

如何得能回來呢，員外說，你們問胡先生吧，他全知道。

衆人就問胡模範，模範說道，此事一言難盡，當初我同大公子上太原府見主教，將此事口訴一遍，求主教辦理，主教說，不管，大公子立刻哭着回家來了，公子走了以後，我忽想起一事來，急的我躁腳，是我誤事了，現有神父的信，還沒給主教看咧，我立時將信送給主教，主教接去一看，立時叫人套車，進了巡撫衙門，見了巡撫公，爲員外陳生高求情，巡撫公立時下了大赦單，發到洪銅縣，將員外陳生高赦出，這就是已往的實情。

衆人聽了無不歡喜，員外同陳生高說道，胡先生你是俺們的恩人了，請你受俺一拜，說着就跪下去了，太太也跪下去了，陳九公也跪下了，富洪，富蓮，也跪下了，合家子給胡模範磕頭，模範說道，你們

不要致謝我，這是神父救了你們，你們該當致謝神父，員外說道，不錯，是神父救了我們，也是幸虧先生跑腿，神父先生都是我們的恩人了，於是又給模範磕頭，合家歡喜，衆人無不喜樂。

模範說道，昨天張文遠，同衆位先生們，在胡家莊，保着你們奉教，你們可得恭敬天主了，員外陳生高說，那是自然，神父先生救了我們的性命，我們是甘心奉教的，全家奉教的，模範說，很好，又說道，你們該上胡家莊去，致謝神父，還有那個小嬰孩，我也要抱回去，這是神父吩咐的，衆人道好，於是套上三輛大車，衆人坐上，一齊上胡家莊去了，到了堂內，員外同陳生高，領着衆人，見了神父，跪在地下，給神父磕頭，感謝神父救命大恩，神父說，你們感謝天主吧。這是天主救了你們，你們願意恭敬天主麼，員外同陳生高說道，神父救

了我們的性命，是我們再造的父母，神父放心罷，我們甘心奉教，全家奉教，神父說，很好，忽然陳生高跪在神父近前，哭開了，說道，這件事，都是我的不是，我偷了孩子，教神父生氣，如今我知過了，甚是懊悔，求神父打我，責治我吧，說罷，又嗚嗚的哭起來，神父說道，如今你們奉了教，咱們是一家人，一切我都寬赦，一概不究了，衆人說，神父涵海，我們多謝神父，衆人起來，皆大歡喜，都說，神父仁慈，神父又問，那個小嬰孩抱回來了沒有，模範說道，我抱回他來了，這不是我懷中麼，遂解開懷一看，嚇的面如土色，那個嬰孩，不喘氣了，衆人無不大驚，欲知後世如何，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華秀英講道

且說模範解開懷一看，見那孩子死了，衆人吃一大驚，豈知並不是死了，是睡大覺咧，仔細一看，才放了心，衆人都大笑，神父向衆人說，你們回家去，好好恭敬天主，再不要恭敬廟中的偶像了，衆人答應道，謹遵神父之命，於是辭別神父，都回富家營去了，富百萬擺席，請客，謝了衆人，又叫陳生高，王忠，二人，各騎駿馬，帶上六百銀子，上胡家莊，送給神父，二人到了胡家莊，見了神父，將銀子獻上，神父問道，你們獻銀子何意，二人答道，蒙神父救命之恩，無可爲謝，些許銀子，略表寸心，神父說道，你們好好恭敬天主，真心入教，這就算是謝我了，至於銀子，我是不要的，陳生高說道，我



們既是拿來，必無拿回之禮，神父不收，即將此銀，捐於育嬰堂何如，神父說，很好，這算你們幫助慈善事業了，因為育嬰堂嬰孩很多，花費甚大，正用銀子使咧，我就收下了，謝謝你們，神父又說，你們初入教，不懂道理，不會經言，須請先生教導你們，二人說，很好，今天回去，明天來請先生了，二人辭別神父，回到富家營，述說一遍，富百萬甚喜，即叫富洪，李成，套兩輛轎車，到胡家莊，請先生，神父一見甚喜，即叫胡模範去教導男的，又叫一位華姑娘去，教導女的，二人遵命，各坐轎車，往富家營去了。

到了富家營，大家歡迎，二人盡心教授，富百萬合家受教，學習教規，學習經言問答，且說華姑娘名秀英，自幼讀書，四書五經，綱鑑歷史，無不精通，一日來到寒食清明節，華秀英同陳太太說道，今天

不可許你們上墳拜墓，也不許燒紙燒香，因為你們已經奉了教，這些事情，都該棄絕，陳太太說道，我小時候，也念過書，還記得幾句詩咧，南北山頭多墓田，清明祭掃各紛然，紙灰飛作白蝴蝶，血淚染成紅杜鵑，這不是清明燒紙燒香麼，這不是古人傳下來的麼，怎麼說是做不得的呢，華秀英說道，人活在世上，要緊吃穿，所以用錢使，人死之後，不吃不噓了，肉身朽爛，成了灰土，不用穿衣了，你上去墳供養他，他也不能吃，不能噓，豈不是虛禮麼，豈不是枉然麼，人在世上有錢，能買糧買草，買衣服，死了以後，既不吃穿，何用錢呢，所以燒紙是虛的，是無益的，唐詩說，紙灰飛作白蝴蝶，都被風颳的，飄散無踪，何能到死人之手呢，豈不是虛麼，唐詩上又有一句話說道，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這不是說的明白麼，人

死以後，連一滴也不能噓，何必供養他呢，豈不是無益麼。

陳太太說道，若不燒紙燒香，恐被人嗤笑，說俺不孝順呢，華秀英答道，孝與不孝，不在乎燒紙燒香，當父母生活之時，聽說聽道，不教父母生氣，有好東西，先給父母吃，先給父母用，不教父母受凍受餓，這才是真孝順咧，有等人打爺罵娘，不給父母吃穿，父母死了以後，却去上墳，上供，那算孝順麼，一定不算孝，因為他做的菜，父母不能吃了，拿回家中，還是自己吃，或是叫老婆孩子吃，這不算孝順父母，這算孝順自己的肚子，算是供養妻子兒女，父母何曾吃一口，噓一口來呢，唐詩上說，一滴何曾到九泉，真是不錯，真是不錯。

陳太太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後矣，若是不燒紙，把父母忘了，何算

追遠呢，華秀英說，人有靈魂肉身兩件，肉身有死有壞，靈魂不死不滅，是永遠常在的，父母臨終時，爲人子的，當想法子，教父母得一番善終，教他的靈魂永遠享福，這才是慎終追遠的真意思，當知有四端道理，就是死後審判天堂地獄，這是人所不免的，故謂之萬民四終，人該當小心謹慎，預備這四終，就是該當恭敬天主，盼望得一個善死，死後到天主台前聽審判，能避免了地獄，得升天堂，永享真福，這才是慎終追遠的大道理。

奉教人懂得這些道理，更是忘不了父母，更是想念父母，父母死了以後，天天爲父母念經，求天主賞賜他們的靈魂，早出煉獄，早升天堂，是天天想念父母，天天忘不了父母，所以奉教人更是孝順，至於世俗人，不過是過年過節，燒紙燒香，別的時候就把父母忘了，這算

追遠麼，真不及奉教人多多了，太太說道，姑娘之言，我都明白了，也知道奉教是好了，但不知這煉獄是何意思，華秀英道，人的靈魂離了肉身，去見天主，若無有罪，卽升天堂，若有大罪，卽下地獄，若沒有大罪，只有小罪，天主不罰他下地獄，暫且也不許他升天堂，罰他下煉獄受苦，煉獄是有頭兒的，多咱罪罰完了，天主就許他升天堂，人不奉教不領洗，死後不能升天堂，一定下地獄，卽便奉教人領了洗，若有小罪，死後就得下煉獄，在那裏做補贖，人非聖賢誰能無過，所以下煉獄的很多，故此奉教人，凡父母死去，卽爲他們念經，求天主寬免他們的煉苦，許他們早升天堂，這是多麼孝順呢，這是多麼好呢。

太太說，領教了領教了，如今我知道燒紙無益，再不敢燒紙了，也知

道天主教是好，也願意奉教了，華秀英說，奉教當有真心，不是光在口頭上，若不真心，也不能救靈魂，哎喲，你看西間屋裡，是個魔鬼要拉你下地獄咧，太太聞聽此言，吃一大驚，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六回 華秀英闢異端

上回書說的是陳太太聽了華秀英的講論，知道燒紙是無益，也知道天主教是好，也願意奉教了，華秀英忽然抬起頭來，指着西間屋裡道，那裡有個魔鬼，要拉你下地獄咧，把太太嚇的驚惶無措，明公您說，這是怎麼的，原來西間屋內，有個佛像，是泥塑的，算個佛堂，陳太太未奉教時，天天早晚在那裏燒香，如今才新奉教，還沒棄捨那

個泥態呢，故此華秀英說道，那個魔鬼要拉你下地獄，就是說的這個泥態，太太聞聽此言，吃一大驚，定醒了半天，方才說道，難道說這也是魔鬼麼，華秀英說道，泥態本不是魔鬼，但你恭敬他，就引了魔鬼來了，魔鬼就拉你下地獄了，豈沒聽的說，燒香引鬼麼，太太道，人家都說西天活佛是個神，怎麼成了魔鬼呢，華秀英說，太太差矣，佛本來是個人，他豈能稱得是神，他本是印度國人，生於周朝周昭王年間，後來長了一身爛瘡，死在雪山之下，他既然有名有姓，有生有死，也是一個人，豈能成了神，你拿他當神恭敬，豈不大錯了麼，佛既生於周朝，周朝以前沒有佛，周朝以前雖然沒有佛，却早有了夏朝商朝兩個朝代，早有了天地萬物了，可見這天地萬物，必不是佛造的，可見這佛不是天地萬物的主子，既然不是天地萬物的主子，你恭敬

他，有何益處，他不過是一古人耳，與我們一樣，有父母有家鄉，有生有死之人耳，豈能稱得是神，你恭敬他，真算你錯了，算你走了差路了，拿着古人當了神，這不是拿着棒槌當了針麼，豈不可笑麼。

且人生在世，頭頂天腳踏地，吃五穀百果，穿綢緞麻疋，當想這些恩典，是從何處來的呢，是從天老爺來的，天老爺就是天主，因天主從無中造了天地神人萬物，天地萬物，都是從天主來的，天主是天地萬物神人的根原，所以當恭敬他，報他的恩，至於那個佛，是一個古人，天地萬物又不是他造的，你又不吃他的，不嗑他的，他待你一點恩惠沒有，你何必恭敬他呢，且是佛又不是中國人，是一個印度人，相隔萬里之地，他從來不認得你，你也不認得他，與他毫無瓜葛之親，連面也未曾見過，這樣的人，你敬他有何益處呢，豈非捉風撲影，枉



費心思麼。

且佛已經死去，如今在地獄中受苦，自己還不能救自己，如何能救人呢，當知真神只有一個，即是天主，他有賞善罰惡的權柄，人生在世有善有惡，他能加福給你，他能加禍於你，人死後，他又能賞人升天堂，或是罰人下地獄，所以人該當怕他，該當愛他，又該當恭敬他，因為他是造天地萬物的真主，萬物的根原，生死禍福都由他掌管，這樣的真神，你還不恭敬他麼，你若不恭敬天主，去恭敬別的，真算你走了錯路，真算你棄本忘源了，這是多麼胡塗呢。

太太說道，姑娘之言，我都明白了，知道佛是古人，不是神了，但是自古來，敬他的很多，雖是君王皇帝，也有敬他的，如梁武帝，如唐憲宗，如宋徽宗，皆都敬佛，上行下效，理之常也，我們敬佛有何不

可。

華秀英道，上行下效，但看其事如何，不可一概而論，若上行都是善事，下人故當效法，若上行是些惡事，那就不可效法了，比方夏傑商紂，皆是無道昏君，他們所行的事，你也去效法麼，你必不能，你也知道他們不好，知道他們所行不正，你必不能效法他，所以取法之事，不當看人的地位，但看人之品行何如耳，今梁武帝，唐憲宗，宋徽宗，雖是三個皇帝，但他們錯敬了佛，拿着古人當神，自己走了岔路，你也隨他們走錯路麼，你這不是糊塗麼，且是虔心敬佛的，到後來都沒有好收場，請看梁武帝，是一個敬佛最虔誠的，三捨身同泰寺，爲佛家之奴，到後來他的結果甚是不好，侯景作反，把他逼死台城，餓死台城，喪身亡國，這是他的結果，佛若有靈，爲什麼不救

他，不但不救他，反招了喪身亡國之禍，可見這敬佛是無益的了，不但無益，且有大害，人爲何不省悟呢。

再說唐憲宗迎佛骨，也是一個敬佛最虔誠的，到後來他的結果怎麼樣呢，也是不好，聽方士之言，煉金丹，吞金丹而死，這也是敬佛的收場，可見敬佛真是無益。

再看宋徽宗，也敬佛，也敬老君，更虔誠的了不得，他的結果更是不好，更是可憐，教金人逼的，退了位，失了江山，他的兒子欽宗接了位，還是免不了大禍，父子二人都被金人擄去，死在五國城，即是如今關東吉林省地方，鬧的失了北宋，亡了江山，喪了自己的性命，這都是敬佛的結果，你看敬佛有多大害處，爲什麼不醒悟呢，真正可憐，真正可嘆，嗚呼，滅梁者，梁武帝也，非侯景也，假使梁武帝不

敬佛，必不招此亡國喪身之禍，嗟夫，滅北宋者，宋徽宗也，非金人也，設是徽宗不敬佛老，亦必不招此喪身亡國之大禍。

自古來敬佛者，沒有比這三個皇帝更虔誠的，而喪身亡國，招禍惹災，亦沒有比這三個皇帝更酷烈的，可見敬佛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嗚呼，前車既覆，後車之鑑也，前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華秀英這一席話，把太太說的，毛骨悚然，口服心服，說道，這樣說來，這佛是不可敬的了，華秀英說道，那是自然，敬他不但沒有益處，還有大害處咧，太太說道，既是這樣，咱待敬他作什麼呢，不如把他請出去吧，華秀英說道，就是這樣，於是太太拿了一把剪子，富蓮拿了一把錐子，秀英拿了一把刀子，三人到了西間屋內，剪的剪，

錐的錐，割的割，把一個佛弄的少皮沒毛，太太一剪子，剪去了佛的兩個耳朵，富蓮一錐子，把佛的兩眼珠子割壞了，秀英一刀子，削去了佛的鼻子，忽然富洪進來說道，不用你們動手，我自己按排他吧，上去一鏹頭，把佛打碎了，又一下子，把佛身子打成兩半截，又打了幾下子，打成數塊，都張倒地下去了，衆人正在忙亂之際，忽從外邊普通一聲，進來一個圓圓東西，把衆人嚇一大驚，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